



愚伏集 卷三

疏劄

卷三



~16
2344
3



和
2344
卷/6-3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五

既割

擬上割



伏以金浦山所造號議之事曰禮臣啓辭令儒臣博故事
 命下矣臣竊念 聖教既以依漢故事為言而兩漢諸
 帝之崇奉私親而遊陵宇不用者惟宣帝無矣太子葬地
 曰矣園史良娣曰矣后園史皇孫曰仲園此外如安順桓
 靈則皆追尊所生考妣為皇為后故其葬地直稱曰陵此
 則尊禮踰制之意乃 聖明之所深惡而不欲為者竊想
 聖意必欲依宣帝故事稱之以園庶免君臣混稱之嫌
 固無不可但臣之愚意今此葬禮既已悉遵禮經之訓允

儀物之附於墓者皆用大夫之禮此盛德事也臣民之所
悅服後王之出於式實在於此而墓之有流又非大夫之
禮如以墓為係干莫一遺事則得無容有更議者乎臣於
此時忝在儒臣之首而疾病纏綿不能自力訖列區區所
懷又不敢隱非欲什以為是也竊念臣本以管窺之學重
以膠柱之見其於議禮之際恐有終始執迷之患此非微
臣一己之私憂而已也懇乞 聖慈察臣狼狽之狀特命
迺斥毋使久據論思之席或致公私兩妨不勝幸甚

請姑傳園號劄

伏以臣伏奉 聖旨曰禮曹啓辭令藝文館堂上撰定園
號備望 啓下者臣既不量才分冒據館職而大提學臣

金瑬又方奉使于外在臣職分不敢有辭謹與直提學臣
李弘胄相議撰定別單書 啓外臣之愚見不無可疑者
茲敢略陳梗槩以備採擇焉竊念 殿下誠孝出天卓冠
百王當此送終大事其欲自盡之心豈有窮已而上念宗
統下循廷議仰情承意備修禮制凡儀物之附於墓者悉
用大夫之禮此是盛德事也臣民之所歡服後王之所於
式皆在於此今墓亦莫一邊事而墓之有號又非大夫之
禮則前後異制容有可議如或以立園為祭一邊事則祭
以諸侯論說紛紛臣不敢固執已見遠有爭辨而其間亦
有一節未安當初既以 大院君墓山為未盡言早晚必
有移奉同塋之舉而一園之內不容各立名號若以今日

之號加之於大院君之墓則又為以真從里於禮不順
豈不為大未安乎臣意 殿下之即祔四年于此而大
院君之墓未有名號今在別宮之墓先立殊稱似非一日
不可緩之事真如姑為停寢待他日移奉 大院君之後
徐議名稱恐合事宜伏願 聖明深留睿念令禮官問于
大臣更容熟講施行幸甚臣前在王堂欲以此意略及於
博攷之啓而同僚以有違常式為言故泯默而退今承
聖教適當此事不敢不以前日之所欲言者仰達焉抑臣
於此又有所深憂隱慮者今日大臣禮官皆老成練達之
人其於此等節目慮豈不及而獲 啓之際未免有睚眦
囁嚅不能盡言之患此豈其心不忠於 殿下哉伏見近

日前後 聖教率皆過於嚴峻而平恕不足其間或有不
誠之言發於不平之心者如頃日勿令百官來參之 教
是也 殿下平日何嘗有如此命令乎竊料 聖上之抑
情從禮本出於勉強而非其所欲平居必有鬱鬱不樂之
懷而左右便近之人不識禮制或未必不為外廷薄視私
喪之說則以 殿下至情所在安能不為之惘然而悲矧
然而疑乎既有此念留在心中則觸事而發者又安能鏡
明水平而常得其正乎遂致上下疑阻情意不孚發言慮
事動以激惱 宸衷為懼雖有所見不能直遂嗚呼此豈
天地交泰朝著和平之福哉外廷百僚孰非 殿下之臣
子而故欲薄於 殿下之所生乎人同秉彝斷無此理伏

願 聖明虛心察理指去留滯常令胸次寬平無一毫憎
念之私凡有施措開心見誠明降指揮或登進大臣傾倒
商確可否相濟則和衷之慶國家有賴而其於 殿下寧
神養性調係氣體之道亦大有益豈不幸甚臣身在散地
不當越職論事而目見時事多艱氣象不佳區區平日感
息願忠之誠不敢有懷不達犯分之誅實所甘心惟
聖明諒其愚衷而恕其僭踰焉

弘文館劄

伏以臣等伏見完城君崔鳴吉劄子旁搜曲引出入經史
縱之以懸河之辯而被之以變幻之文使人一尋看過恍
然莫知其端倪也雖然禮必有義論禮者必先明其義故

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論今日之喪者當以厭屈為
大義 聖上既以支孫入承大統為 宣祖之後所生父
母之當為私親其義皦然如青天白日一國之人無愚智
皆知之矣既是私親則安可不為降屈而得伸其本服乎
彼力主三年之議乃為親則長孫之說以文之而終則曰
為宗統所厭出於何經其言可謂肆矣 聖上於 大院
君固為長子而於 宣廟則為庶孫而非長孫也據臨海
既死光海罪廢之後而言則 大院君於次為長而自本
初天倫而言則為衆子而非長子矣子夏傳曰有適子者
無適孫夫適孫之當為祖後在所不疑而適子在則皆為
庶孫必適子也然後謂之適孫其義嚴矣今乃謂自今日

言則 大院君為長子而 殿下為長孫不亦誣乎禮公
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而除之子夏傳曰何以
不在五服之中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疏謂子亦
不敢服者謂君之正統也此非所謂厭於宗統乎以此而
言則 殿下既承 宣廟之正統而別宮之喪 宣廟之
所不服則 宣廟雖不在而尚有餘尊之厭 殿下之不
得三年亦甚明矣彼以三年為斷者不亦誤乎禮曰大夫
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玄註祖不厭孫故也彼以此
文為 主上三年之大證而曰 宣廟在亦當不降臨乎
真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矣便蔚之言曰此謂允恭子故
鄭玄謂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仙其私服也

以此而言則承祖之重者雖父服亦不得伸矣彼謂前日
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者不亦誤乎禮曰天子建國
諸侯奪宗此謂天子封建諸侯唯其賢有以漢而言則
蕭何曹參未必長子故謂之奪宗耳非今日之謂也彼謂
殿下有不世之切雖非長子猶當奪宗况長子乎是欲
使 殿下既承 宗廟之大統而又為宗子於 大院君
豈不為二尊之歸乎必欲如此則無寧以 大院君直入
宗廟如李義吉之說然後方為一統無二尊之議矣彼
亦知此說之得罪於公議故乃為別廟之論其言不幾於
首尾衡齒而自相矛盾乎其曰無論當立不當立為君之
父母則一也寧有庶孫承重而不得父其父乎二者以父

子之常情言之則固也以禮制之變節言之則亦有所不然者賀循之論廢疾不立之父祖有曰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經已之所承故為三年今大院君為宣祖之支子則何可比之於繼體之適子而不降乎其曰合司所謂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乃指始受命之君云者不知何所祖述而云耶王莽文飾經術移漢九廟者之言合司必不肯取而為證斯言亦甚矣合司之論臣等亦未知有何來歷而以事理推之則苟非始受命之君則豈有子為天子諸侯而其父為士者乎若以大宗無后而支子入承者言之則自有降殺之禮不得有伸於本親也明矣况元始之奏初非王莽之所獨為設使出於莽意

但論其言之是非而不當訊其人之賢否乃聖人不以人廢言之公心也若如鳴吉之論則呂不韋之書不當編於禮記而范曄之後漢書可焚也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然凡人之情親親之恩常患於有餘尊尊之義常患於不足故先儒之言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蓋恐以恩掩義也彼乃謂不可以尊尊而廢親親亦與先儒之說正相反矣 聖上誠孝出天其所不足而當勉者豈在於恩乎范宣之答蔣萬主意在於次孫當持重則與今日當行三年之說自相不干而謂之分明畫出今日事其他叔世之禮不足為後世之折衷者悉皆援引立證亦可見其論之駁而不精矣嗚呼在廷之臣孰不欲引君於無過

之地而上有大臣下至韋布論議堂堂不謀同辭則此所謂人心之所同然而敢將一己之私見以戰已定之公議擅為別廟軒架等論略無辭讓慎重之意至謂滿朝名流舉陷無父之罪使三公不安舉朝失色不亦痛哉臣等俱以謏聞寡見其於禮學尤甚惜然而然於今日厭降之大義出於良知本然之天而得於萬口一辭之公論忝居論思之席得在可言之地竊想 聖明非必有惑志於彼而猶令廟堂回啓蓋欲令是非明白不厭熟講而大臣只說大約不欲深較臣等區區褊淺之見猶有所未安不敢嘿嘿伏願 聖明垂察焉

司憲府論君德劄

伏以天下之事不進則必退德不日躋則下究於愚治不日外則終趨於亂方其退步之初人莫之覺而日退日遠終至於墜燕而歸越此必然之理豈不大可懼哉古昔聖人之所以兢兢業業寅畏小心惟恐一念之或忽者蓋為此也臣等竊念 殿下之憂勤頤治四年于茲而治具之漸張者未見其日進而但見其日退當 殿下撥亂反正之初革舊鼎新之日臣民之所以鼓舞聳動翫望於 殿下者如何 殿下之所以淬礪奮發而自期待者如何而今日之所成就乃至於此不惟臣等為 殿下惜之竊想間燕無事之頃中夜不寐之時必有穆然深思慨然長吁而不勝其憂懼者矣嗚呼資美如 殿下志大如 殿下

好學如 殿下愛民如 殿下而治效之著於外者反出
中主之下循此日退則將不免於亂亡之歸求之事理豈
不可恠良由大臣之所以同心同德寅亮天工者不能盡
道百僚之所以夙夜匪懈贊襄庶績者不能稱職以致宵
旰日勞而食效日遠有君無臣豈不為千載之永歎乎雖
然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曰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然則今日世道
之所以污隆 殿下安得以不自任而臣等亦安得不以
望於 殿下哉臣等聞九事之所以日進而無退者誠而
已矣誠者真實無偽之謂也悠久不息之謂也苟能行之
以真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功則何德之不修何功之不

成哉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聖
人之所以德久業大日新而富有者誠為之本也臣等之
事 殿下亦已久矣雖其寂然不動之地不得以窺測然
而執表而占裏觀迹而察心則亦有可得而言者矣辭氣
之發未免於抑揚政令之施或出於文具則 殿下之真
實無偽未能如古之聖人矣始初清明動皆慮善而曾未
數年漸不克終則 殿下之悠久不息未能如古之聖人
矣子思之言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使子思而非聖
人則已子思而聖人也則今日治效之無物果不足恠而
不但為臣僚之罪也 殿下於此可不惕然深省而思有
以誠之乎至其所謂漸不克終者臣等既發其端而終不

悉陳則區區忠愛之心誠有所憚然而不安者請得以究言之改紀之初特設裁省廳九國家經用悉從儉約上供之物減之又減大臣慮其太苦難繼則教之曰若比閭閻時亦不為苦矣其為民惜財之意出於至誠而今則喪祭之用賓客之費務令豐侈此則恭儉節用之不如初也愛惜民命視猶赤子有犯殺人之罪則必拿囚嚴究雖勳臣貴近亦不饒貸今則方伯狂殺而毛髮不動守令恣殺而坐席帖然夫殺其管下與殺人異者特不償命耳寧有罪輕刑重殞斃人命而全然不問者乎此則惻怛愛民之不如初也銓選之地特旨屢下輕用爵賞仕路淆濁則慎簡之公漸不如初矣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不由喉舌或

從旁蹊則宮禁之嚴漸不如初矣至於優容直言之漸不如初則為失愈大而為憂愈重臣等請別論之蓋諫者國家之綱紀公論之宗主明王誼辟之所倚以為耳目暴君昏主之所畏而不敢肆者也自古國家之所以亡其道非一而拒諫自用受禍尤酷 陛下歷觀前古豈不知此而厭聞之病愈往愈深臣等固知致此之由矣 聖質英明超出前代俯視臣隣皆莫已若而論事之人或措辭失當或風聞云云以致不快於 聖意凡有所論一例持難不見轉圜之盛時觸地鱗之怒此在諸臣或不為無以自取而 殿下之所以待臺諫者不當如是古人所謂或加四海而屈於匹夫智出庶物而聽於至愚者豈不為盛德事

乎人主之威過於雷霆賞之使言猶恐難於犯顏况一言不合輒加詰責有如訟官之盤問証佐以求違端者至或不從物論特命達六臣等不知今日朝廷能有硬脊強項者樂人終不為之挫折而為國家盡言哉莊士卷舌而退懦夫含嘿苟容則雖有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殿下無由得聞不亦危乎殿下以不世出之資抱大有為之志而持此五不如以缺四方之望此臣等之所以為殿下深惜者也臣等伏覲前日下政院之教有曰諫院不考該曹文籍構出一張浪說使遠近之人不能無憾於朝廷其失不亦大乎臣等竊為殿下惜此言之駟不及舌也夫殿下之自初至今至誠勤恤者豈為欲見知於民

乎只以君之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天理當然自不得不愛耳此所謂真實無偽之心由中自然之發故殿下雖深居九重不大聲色而八方含生無不歸仁誠之不可掩有如此者殿下但當終始此心益篤其仁則薰蒸透徹之效將至於鳥獸咸若不但止於百姓之稱仁而已也苟不能此而或有一毫求知之心則便是內交要譽之念聖人胸次何可一刻留此一點渣滓孔子所謂先難後獲孟子所謂有事勿正蓋子所謂不諱其利不訐其功者此正立心深頭不容毫釐差處學者與帝王同一心法也殿下平日豈不熟講深體而乃為此言以歸咎於諫官乎然若使此言為一時心氣不平偶未致思之發則乃是說時病

痛猶未甚害不然則臣等竊恐 殿下之存三處失其赤
子之心而施之政事者未免為假仁之歸矣此豈臣等所
望於 殿下者哉伏願 殿下反求痛者深思病根所在
隨動隨靜常加按本塞源之切使動於中者無一念之不
實發於言者無一句之不實施於政者無一事之不實粹
然以聖人之事自期而加以不息之工程今日如是明
日又如是積以歲月無少間斷如此而德業不日進治效
不日著則臣等當伏妄言之誅矣獨恐 殿下英睿太過
視臣等所論以為腐儒迂闊之談而不肯喫緊用力耳臣
等又念凡人之情對人則莊獨居則肆與勝己者處則敬
心生與不若己者處則驕心生傍無疆輔則有過而不知

故雖以子夏之賢猶以離群索居為懼焉旨哉程子之言
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
而薰陶德性矣今 殿下之不接臣僚已過半歲雖德性
已成無藉於薰陶而深宮獨居之地亦安能保無尤悔之
作乎竊觀數月以來 命令之發多不和乎與平日不同
得非索居已久之致乎惟 哀疚之中 羸備已甚而此
求早熱之酷倍於常年雖不得日 御經筵以勞 玉體
而時於氣爽之朝暑退之名或登進大臣商確機務或引
接儒臣講論經義則不惟於進德修業之功大有裨益其
於開釋湮齋節宣氣體之道所補亦不細矣嗚呼今日國
家之事岌岌甚矣內而民愁兵怨財力虛竭外而強寇伺

豐四郊多壘天灾物恠式月斯生今年顛騰之灾又八路
同然存亡危急之會决於呼吸而臣等既無致用之學又
非識務之才誠不能出奇謀建大策以為扶傾補敗之業
獨念君臣上下方在漏卮之上無一人任為己憂極力擔
荷悠悠泛泛但為歲月偷安之計不知如此委靡終欲稅
駕何地思之苦痛寧欲無生惟其鼓作振發之機係於
殿下之一心故敢以誠之一字為今日應病之藥蓋謂根
本之地誠意一立則其他自當綱舉目張無不如意周子
所謂正其本萬事理朱子所謂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
易為力者皆此意也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焉

擬上論事劄子

伏以臣等竊聞 朝廷遣人虜處以問安王分為名而遣
書虜酋使輟留兵此事出於 聖筭廟堂知其不妥而不
能力争云臣等愚慮竊以為此事之行甚不便者二大不
可者二夫與虜交書初出於甚不得已而兵交使在其中
亦兵家之常事既已通使則其有辭命在所不已今則虜
既還窟而專遣使价與通書信此豈不得已之舉乎且若
致書於阿酋而不致書於國汗則非惟事體不然虜若認
為不敢致則招辱莫甚認為不足致則見怒必大此其甚
不便者一也若欲并致書於國汗則交際之始宜有幣物
而厚之則後難為繼薄之則意必不滿此其甚不便者二
也毛帥之反覆饒舌素矣必以羈縻藉口讒我於 天朝

久矣而虜兵繞轅使价隨之則得無有以信讒入之口而
來上國之疑乎此其大不可者一也夫 聖慮之所以
必及於此者無他但欲疆場之內無留雜種而彼之桀驁
必不於一言之頃便許轉還或以悖慢之言相加則豈不
益為難處乎 朝廷何苦而為此不必為之舉以買其辱
乎此其大不可者二也前日虜書之來顯以留兵給糧為
言其悖逆無理不啻甚矣 朝廷當責以渝盟使即輟回
而乃以緩辭答之有若以信義相期者然此已失之東隅
而今又輕着一手以為有害無益之舉竊恐他日之悔有
不可勝言者矣聞胡差以督馬一事尚留甫川臣等之意
莫如改撰國書嚴辭峻斥明曲之在彼馳送于金起宗處

使之換付而遣人一節姑為停止徐觀其勢而為之後圖

似為妥當伏惟

睿筭包神澄省焉

前一日在備邊司以不可遣使之意言于

大臣請再

啓力爭而又恐朝議不一將自

本館上劄是日大臣

啓請蒙 允遂不上

王堂請從諫劄

伏以人主之德莫大於聽言而莫小於自用國家之興亡
治亂恒由於此古之明王敬大臣而重臺諫不詢則已詢
則必用不言則已言則必受者誠以此也頃日趙綱之疏
雖未知所論云何而朝報中見其大槩則近日臣僚之所
難言者也其剛直不撓之氣宜在所獎而疏入累日置之
不報設使所言不中亦當開譬曲折以示優容相可否之
意不恒如此齷齪視之若無聖人之待焉堯亦不如是也

至於私廟魂宮祗迎一節初非大段難處之禮大臣所言亦無不可從之事而詢而棄之如待小各司草記者然若是則獨運萬機足矣安用大臣臺諫為哉太平無事之時猶不可肆然自用况此危急存亡決於呼吸之日乎甚非臣僚平日所望於聖明者也明日祗迎之禮請依大臣所言趙綱之疏亦乞即日開答以恢舍己之量以盡聽言之道不勝幸甚

王堂論時務劄

伏以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定非常之計然後能興衰撥亂轉禍為福以卒建非常之業苟或志不先立計不素定日徇頽墮不能有強則終亦必亡而已

豈不夫可懼乎但茲戎虜之禍尚忍言哉邊疆失守列城瓦解西土生靈剪為魚肉至使君父蒙塵廟社掃蕩今日旋還亦燕雀之處堂耳嗚呼其危矣然而虜退之後已踰一月而恬嬉寂寥未聞有非常舉措可以慰悅中外神人之望激動忠臣義士之氣者而殿下之罕接臣隣如舊厭聞直言如舊一切舉措皆與平日無異臣等甚感焉豈有以殿下之明聖躬歷艱危備嘗憂辱而反以尋常施措處今日之事乎抑無乃屢經禍變志氣蕭然付之於無可奈何而不為之所乎是則不然古人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正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願殿下毋自沮而益自強焉誠能日夜淬厲毅然發奮曰島柘之恥可

勝雪乎魯盟之辱其忍忘乎犬羊之興和其可恃以為安乎寤寐一念惟在於渝羞洩憤而不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則 殿下之志立矣將不可不選兵不可不鍊糧餉不可不時器械不可不精縱不能提兵深入掃穴犁庭他日虜來亦可堅守而擊却之不至於前日之束手無策倘或 王師出征命我協勦則亦當整旅裹餼振效敵愾之義於遠瀋之東策出於此則 殿下之計定矣然後日與大臣備局籌咨講劄凡係內修外攘之事盡一立條責屬臣工屢省乃成今日發一號明日做一事如初學之逐日課程挨次施行着實用力一月則有一月工夫一歲則有一歲工夫無得悠悠泛泛坐失事機蓋制和

之權初不在我而虜入我境無所創畏一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得共必無而尚可耽延舒緩不汲汲以圖之乎臣等聞 廟堂方議修攘之策靡所不究而其間或不無可論者臣等請得以言之夫發遣將官於各道主鎮官使之操鍊管內軍兵臨亂率以赴敵此固善矣但念人才實難八箇兵使尚患於不得其人許多主鎮將官又安能人人得才以充之乎且我國無養兵之資不能分兵農為二故操鍊之事必於農隙一年之內不過操鍊數朔則其餘八九朔京官安坐無事而費郡邑之支供其弊之及民者多矣 廟堂非不慮此而猶且遣之者必以外方尤難得將才也臣等之意此將非如大將統御三軍之比不過巡

行管內若干邑挑選兵丁教習技藝坐作而已但令主鎮
官移文管內守令使之各選境內一人而不拘有職無職
儒生武士惟務得人既得之後會坐而明試之拔其充一
人以為主鎮把總屬以治兵之事挑選不敢不精教鍊不
敢不勤本道兵使又以三農之暇巡歷而撫循之聚閱而
犒賞之以得其心賊至則令兵使領進豈不簡而有要乎
且禦敵之備莫如用砲其力可以及遠其巧可以命中其
威聲可以辟易人馬誠使一軍各置砲手三千以為先鋒
則雖強寇無不推敗往年逆寇以若干降倭置之前列而
官軍莫能當今年安義之戰中九者無不倒斃此可以見
矣宜令下四道擇丁壯有膽氣膂力者兩南各三千五百

石忠清道二千五百名江原道五百名如此派定總為萬
名教習而操鍊之則不過旬月皆為一等妙手矣但欲善
其事必利其器而我國鳥銃不能堅緻易破而難中亦宜
分定於統制使及慶尚左右兵水使使之措置倭銃又令
東萊府使發稅銀以買或遣譯官船載物貨往買於對馬
島如此多般措置萬柄為銃不足辦矣議者或謂砲非難
習之技人人可學宜令步兵盡為砲手此固好矣而銃器
大藥皆所難備姑得萬名亦足以辦此賊矣且於武科規
矩中令取鳥銃三發二中以上則國俗重科舉必將爭起
而習之此亦勸獎之一道也臣等之見養砲手當為今日
治兵之先務而不可緩者也至於積峙糧餉又是莫重之

急務而 廟堂未有善策實緣公私板蕩者乎無地非其
智有所不及也唯有節經用一事為若可講而又不能大
為變通只汰得一二微官減得若干下吏而止議咸 祭
用御供則其名甚大而其實則縮節無多諸大將軍官雖
未知名額幾何餼廩幾何而度亦應不甚小用以扈衛得
力亦不甚多而終不能罷去蘆田設屯魚鹽收稅等事亦
係拮据軍餉之事而兩司論執逾月尚未得請如此而欲
望省費治財以裕軍食不幾於捧土而塞孟津乎嗚呼國
家危亡之禍既以剝床而及膚矣苟可以有益於治兵積
餉則當無所不用其極而餘皆不暇計也臣等切願 殿
下明降指揮先罷內需司以其八屬之度支使為軍需而

無得他用其他 廟堂所講臺諫所論悉皆次第罷行雷
厲風飛勿用平日常套以聳動軍心且令大臣以下至于
內外庶官下及閭閻品官士子凡不為兵者皆出一疋布
或自願加出者聽則度一年所收當不下累十萬疋限兵
食稍裕間歲以為常則所補當亦不細矣仍以此意 下
惻怛之教使外方稍實之家各出其仰事俯育之餘以徇
國家之急則躬率之下必有洒泣而應命者矣臣等竊料
內需司歲入必不甚多雖罷之不足以補軍食之什一而
但念此司之設本為人主私藏非三代聖王之制而 列
聖目襲已過百年四方之人皆知其不可罷久矣一朝聞
此令之下則凡有血氣孰不感動奮發仰 殿下至公無

私之德思 殿下憂惶切迫之心而願為之致死力乎若
然則蘆田設屯可以回 慈殿之聽魚鹽收稅可以愧諸
宮家愛財之心而義氣所激或將請還之不暇矣此臣等
之所謂非常舉措而願 殿下之行之也臣等俱以迂腐
書生不識時務軍旅之事尤所未學而乃敢發此口喋喋
者誠以國事至此杞國愚人不敢謂天不崩苟有所懷惟
當各思自效而不可拘於語嘿之常節譬如大厦將顛允
虞於其下者皆將疾走急聲以盡其擎撐之力不可以吾
力不及而拱手而坐觀也雖然臣等之拳拳於 殿下者
不在於事為之末而在於立本之地即前所謂立志者是
也嚮為狄所滅文公野處漕邑者凡有幾年而卒致革車

三百乘駭牝二千而狄不敢再窺越王句踐栖於會稽臣
妾於吳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成沼吳之功以雪其恥
臣等不知此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而能致此乎觀其衣
用大布冠用大帛嘗膽於坐軾睡於道則二君者堅固刻
厲之心蓋未嘗一息弛也往日之事固已不可勝悔而言
之亦無及矣然猶有可諉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
豈不以小屈思所以大伸暫辱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
時孜孜矻矻不遑寢食以為自強之策他日賊來無以待
之則 君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亡雖幸而不亡其屈辱
之甚將有十倍於今日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為
偷安苟活之主而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堅立此志終

始靡懈如寄之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之上毋
扭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毋徇於文為之細節而
忽遠大之慮以母為二君者之罪人則宗社幸甚生靈
幸甚

又

伏以主已辱矣宗社將墜矣民生困而兵不可調矣
財力竭而糧不可峙矣朝夕虜來而無以待之矣正使大
小臣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為尚恐無救
於淪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寬縱泄沓悠泛略與平日
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覘者散燕雀處堂之譏嗚呼痛哉意
者天之將喪我邦而奪之魄乎不然何其舉一世之人而

靡哲不愚耶臣等中宵仰屋指膺長吁蓋嘗深思熟慮而
得其故焉今請畢其說而受妄言之誅不忍含糊泯默欲
說不說而負殿下於呼吸存亡之日也臣等聞天下萬
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此乃聖賢之明訓而事理之必
然者也臣等竊觀殿下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急於
一卒聖敬常敏於日躋志氣漸流於宴安式至下今雖新
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成湯懲密後患
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為命令之間率循政常昧未
有喫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
則臣等之情竊庶廢事之陳廢日趨於危亡之域者其故可
知也臣等前日所論毋扭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

母徇於文為之細節而忽遠大之圖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請條陳一二而願 殿下反之也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而朝廷之紀綱也臺諫得其職則紀綱舉而國家安不然則廢而亂故古之明王常倚重而優容之所言雖或過當未嘗挫折僇辱者蓋恐直氣之或傷而紀綱之不振也在治世猶然况當危亂之日乎城門開而言路開前宋之所以亡也今者賊猶在境戒嚴未解而一言忤旨峻批輒下或不以構陷或比之誣告或處置請出而直加遠改是則城門未開而言路猶閉矣臣等未知國家之事終何所底止也至於頃日備忘乃以嚴治為 教則其挫折之又已甚矣臣等未知彼有何罪而 殿下欲治以

何律耶竊恐 殿下於此未免為失言矣孔子之言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不識 殿下何故而出此言以逆閉直臣之口而以重失遠通之心乎臣等竊為 殿下惜之欲外攘則內修當先欲治兵則積餉為急今日之務有大於此者乎苟可以有補於軍餉則餘皆不暇計也臣等之請以內需之入付之度支者誠出於不得已之大計而 殿下顧以 祖宗舊規難於輕議此是安常守故之見已非興衰撥亂之道而下而至於無益以稅蘆田設屯等事又非難從之請而兩司論執終始持難頃日之 教雖極其委曲而終未有以大服人心

其所設三不可者特為私恩兩字所拘而已臣等未知無
兵無食國不能存則諸宮家獨能享有其富而其所聚有
不為大盜積乎臣等竊料 殿下之明非不及此而其所以
留難至此者未必不以羈縻為一毫可恃而幸賊之或
不來耳若然則豈不為千慮之一失乎王恢燕人之習胡
事者而其言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其他晉宋
前車之轍尤為較然可戒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
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心
有時而緩於自治也豈不大可懼哉宋太祖發內帑之錢
以為軍餉而曰以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猖獗不知
今日國事之危急又萬萬不如今日而乃能輕舍私藏以

徇軍用此可以為法於後世而近日施措乃有愧焉臣等
竊為 殿下惜之禮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
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釋之者曰傷祖宗基業之虧損也
今二路糜爛萬姓魚肉此何膏土一縣一邑之比哉厭冠
笑臨之禮雖不可舉而享祀縉儀權從減損賊平而復常
恐亦無歛於奉先惻怛之誠而 祖宗陟降之靈亦必安
於此而不樂於豐豫矣聞掌樂院為秋享之用文移外方
招集樂工遠近瞻聆必駭然而驚涕然而憤將謂朝廷特
和忘虜認為太平禮樂文物悉用舊章則何可家置一喙
以喻之而其間又有流亡絕戶侵及族隣之弊則小民無
知愁嗟怨詈何所不至以此而為備禮之饗臣等愚慮誠

憾焉有所不安也如曰祭不可無樂則此又有證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叔弓之卒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况此喪亂孔棘之日緣 先祖聞樂不樂之心姑母用樂未為欠闕而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或庶幾全一至於 興慶遷葬之事出於誠孝之至情又聞儀物已具不至大費財力臣等不欲以姑徐為請以傷 聖情而但念兵戈甫定民未息肩殿屎方深瘡痍未起而西關一路戰骨盈城餓殍相枕極目悲傷淚溢于骨况以 殿下赤子視民之心中夜思之必無以為懷矣而况 大院君衣冠之即安於此歲月已多初無水土崩圯朝夕不安之患而乃於此時徵發民人遷奉新園似非急急不可已

之舉脫或事未及襄而邊鄙再聳則其為狼狽倉皇將有不可忍言者此亦不可不深長思也禮曰禮時為大順次之臣等未知今日此舉時乎不時乎臣等聞 成廟即祔之後 德宗陵寢一無增修改廣之事凡儀物之附於墓者悉仍世子之制是知聖人之所以盡孝於親者初不在儀文之末而利民人安社稷以永國祚於無窮乃為真大孝也伏願 殿下姑先專意一力於修攘之計徐待數年之後賊退民安時和歲豐而議此禮則幽明之間兩無所斂而四方聞之咸曰我 殿下之心急於刷恥雖至情所在亦皆停寢云則其於感發人心鼓動義氣之效為益豈不大哉凡此數事雖非國家之所以存亡而足以使士氣

鬱抑輿情疑惑日往月來四方解體將至於不可收拾則
人心向背所係非細而又恐 殿下偷安姑息之念日滋
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同此亡國亦非
過論臣等安得不以此縷縷於 四聰之下乎嗚呼往日
之事尚忍言哉以百年禮義之國堂堂十乘之君而下與
戎虜要盟正使此奴終始帖然已為難雪之恥况其溪壑
難盈釁隙易生萬無帖然之理乎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
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恥勿弛奔騰之憤立之以刻苦之心
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刷恥之無日矣以今日人謀
事力決無重振之望而所望者惟天道助順耳豈不甚難

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殿下之所以懋修德政以享天
心者其可有一毫之急忽乎願自今每發一號作一事必
先自思曰是可以合天心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
如此日日如此則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者寧不默佑於冥
冥之中乎易之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孔子傳
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臣等之所望於 殿
下者惟此而已抑臣等於此又有所憂焉竊見 殿下於
臣僚之進言每為優獎之語以答之而夷考施措之間則
終未有翕受敷施之實臣僚之進言於 殿下者本欲其
底行可績而有消埃之補耳豈望其一字一句褒義之榮

而已哉聖人所謂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子朱子所謂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者甚可憂也若然則雖嘉猷格言日陳於前而何益於事哉惟言不可用則勿苟為優美苟其可用則必見諸行事此大舜好察用中之事也君道幸甚國事幸甚

論答虜書劄

伏以今日國事之急已到十分地頭而發言盈庭互有得失卒無一定可恃之計蓋廟堂權時之論姑欲以緩目前之禍而違天理拂人情大失死民之心目前之禍未必能緩而日後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至其守正之論則理直氣壯辭嚴義正如張維所發六難可謂說盡事情而亦不

言作何責應可以善其後不免如古人所謂說病症甚危急而無甚治法宜李貴之匡惻呼口燥舌乾而不能已也嗚呼無兵無食器仗蕩然兩西一路千里空虛不韋賊來了無蕭筆之防人亦何恃而不懼恟乎但以事理度之則此奴之與我和本欲忘躡後之憂而專力於西向則今不必爭此若干逃俘遽爾動兵臣於前日引見筵中略陳此意而李貴直斥臣為迂臣亦不能固爭而退然朝中有心計者亦多言如此豈必人人皆迂惟其出於懸揣臆料之言故人不能必賊之不來而無所畏也法曰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此正今日之所當患急講究者而禦戎之無上策久矣而况於今日乎臣聞兵家勝負不

在於強弱而在於曲直臣請以此言為今日所持以待敵者可乎自古兩國相平必還其侵地返其俘獲者乃所以示誠信也未論前代之事只如向年日本通信之後我國被擄人一一刷還前後幾萬餘名是則倭雖狡詐猶知以信義相交也今虜無故興兵蹂躪我疆土處劉我民人鹵掠我財產妻妾我婦女及其約和退歸之後反令我國刷還其擄逸人口而曰陣中所獲即為吾民其頑悍沒道理實自古戎狄之所未有也前後 國書答之曰我為民父母既不能保庇於兵至之日及其懷戀鄉土舍命來歸又從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為再三徃復丁寧懇惻未嘗有一言許還而被乃責以愆期然益甚向 泣上

之書顯有脅迫之意其輕我甚矣廷議以大羊不足與較初既忍辱今且從之當初 引對時除一原任大臣及三司官外皆主此議而 聖上毅然斷之曰寧國被兵決不忍為嗚呼 聖上此言即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心而遠近聞之蓋已有感激而流涕者矣以此而言則我直被曲不啻天淵勝負之形當有所在而議者但欲低首下心惟令是供不亦誤乎今幸 聖心堅定不動於利害之見而惟所答 國書仍前不改臣前見其書雖吁嚚嚚不能明狀剖釋猶恐隻字片言觸動其怒適所以增彼之驕傲何望於息爭乎今宜先斬李癘以正其中問擅諾誑敵誤我之罪改撰答書曰兩國約和本為保全生民之計而縛

送赤子令就斧鑕實所不忍故前書已屢言之不料奉使
之臣自為許諾以相欺誑此不惟得罪於我亦貴國之所
深惡故今已懸之藁街矣且以貴國之號令嚴明豈不能
禁戢將士使不得越疆侵掠而乃謂其主必按數掣捕如
此而曰不壞兩國大道吾未之信也交隣之義貴於情意
相通故赤心相告幸勿為訝如此措辭務令明白痛切語
婉而氣直則彼亦人耳安知回此不少變其鴟音耶設或
虜性貪暴必欲求逞彼為王師所壓必不敢空壁大舉
自取批亢搗虛之禍少出兵則我可以數千砲手守要害
以待之彼亦豈能每勝四方之人聞虜再動則必相與唾
掌而起曰君既以我故而受兵吾屬安得以不致死乎

忠臣義士膽氣自倍必有推鋒爭死之人此豈非師直為
壯而為今日之所可恃乎抑臣於此又有兩慨然者焉臣
歷觀前史乞和而洒恥者惟句踐一人而他無有焉其故
何也嘗瞻抱水二十年如一日此箇堅固心腸豈人人所
能辦而苟且偷安日遠日忘乃恒人之大情也試以今日
人心觀之上年海島之辱已盡忘之雖以聖上奮發刻
礪之志亦恐不如在莒之時此皆和字為祟也然彼若帖
然無釁則我不可先自渝盟以取負約之名今既肆為不
遜之語明言越境侵軼之意則其情可見不如乘此機會
聲說是非相曲之在彼而自與謝絕以內為自強之計不
敢一毫有所恃以自憚乃為以亡為存之策何可一聽伸

縮於彼而束手乞憐幸朝夕之不亡乎臣本腐儒不學軍
旅今老且病昏憤益甚方物出謀萬不及人而區區祀國
之憂亦不後於恒人故前在備局蓋嘗略言及此而書生
說兵人皆聽為無用之大言病伏旅榻咄咄書空愚衷耿
耿終不能自嘿於 難續之下獻斧雖愚猶不為不愛君
也臣昨見邊臣馳啓有賊駐九連城以待開市永合後即
當東搶之語走回人所言不可盡信亦不可全然不信宜
連綴前後此等狀啓另為虜情奏文付送于冬至使之行
而仍請申劾山海寧遠等處軍門使之詐細偵探伺其東
出直擣巢穴則乃為 王師大捷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
不得肆意侵掠則我邦亦免屠劍之禍臣之愚意竊謂以

是不可緩之計而宋克訥發行之期只隔六七日軍勢非
急敢此并陳惟 聖明財處焉

玉堂應求言劄

伏以 國家不幸遭此否運兵戈喪亂之後荐以數千里
之旱百萬生靈勢將靡有遺民之既盡國將何依思之
氣絕寧欲無生况我 殿下以藐然之身寄於億兆之上
目見將墜之形不啻如九卵之危其憂懼閔迫又當如何
耶一札數百餘言丁寧懇惻欲聞讜直之言以為消弭之
術其望助於臣民者至深切矣臣等跪侍帷幄職在論思
何敢唱而不和以負厚望第惟救弊之策應急之方諸臣
已多言之繼此而至者又將相續於公車之下惟 殿下

之所取而無窮臣等不欲以迂腐之見復效已陳之芻狗
而靜思所職又在於本根之地姑不敢舍此而泛論請以
聖德之所欠闕者為今日弊源之所在所論雖若迂遠
其實 聖德之所欠闕即天心之所不享而於應天以實
不以文之道尤頗親切惟 殿下澄省焉 聖德之所欠
闕者何也誠實未至也臣等竊覲 殿下反正之初嚴恭
寅畏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不敢荒寧中外拭目指日望治
而式至于今治效蕪如民風日偷國事日非若使當初勵
精之志果出於誠實而無一毫之虛偽無一息之間斷則
徵驗之見於外者豈至於此乎惟其發之於言者或非心
之所存而施之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裡不同前

後相違真實死妄之道不能與天合德如此而望孚於人
猶不可得况能孚於天乎禮曰體信而達順信者反身而
誠也順者和氣致祥也今茲之旱若指為某事之應則漢
儒五行傳之証耳臣等有所不敢取焉而其不能體信而
不能達順則固也臣等所論實非穿鑿之言也且以今日
應天之道言之則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其實也不居正
殿減膳撤樂等事皆其文也言可底行而不能採用則求
言亦文而已何足以動天地乎成湯之六責在於身嬰白
茅之後固為有實以充之而其所以自責者又是深憂而
內自訟之辭非所以禱於天亦非所以告於民聖人之務
實而不務文有如此焉降及後世曰早求言已成故事不

過為文具之一節而若有聽用之實則猶不害為以實之道既求而棄之則震文之甚耳伏願 殿下一一採用以盡誠實之道焉抑臣等之所憂者有之前日沈悅之劄出於當事者深憂熟籌之餘鑿鑿可用大臣回 啓除藥價一事外悉請施行而黃箴所 批不用者殆半張維俞伯曾杜烜等所言又皆出於應 旨之後而亦未見有翁受敷施之實至於裁減 上供一節又屬之於該司此豈該司所能為哉凡此皆已未免為不誠之歸矣又未知此後凡幾人言幾事而幾策見用則臣等安得不以為憂乎嗚呼今日之事 殿下猶以為不至於遽亡乎聞閭飢餓之狀孰能盡徹於 細蘊之上乎臣等近聞一村婦忍飢累

日稚子啼呼而無以哺之其夫又自公而歸索飯甚急而無以與之則泣曰我為人家婦兒飢不能哺夫飢無以炊安用生為赴江而死耳聞心痛食不下咽竊想 殿下聞之必為之盡然以傷矣荒村鄙屋如此者何限而入秋尚然徂春可知公私懸罄賑糶無策老弱顛乎溝壑壯者聚為盜賊不待外寇之來而已有土崩之勢黃巾葛榮之徒何嘗不生於飢饉而終於亡人之國及今不為之所則後悔無及易所謂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者不亦慘乎若然則議者所請內帑之藏蘆田海澤之入不啻輕若浮埃矣 殿下何不夬決善處有若占愆之為乎嗚呼人君之職無大於安民而應天之實亦無大於此者 殿下六年憂

勤尚未有按堵樂業之效而憂愁困頓日以益甚樂生之心索然盡矣人謀不誠一至於此安得不見怒於愛民之天心乎病民之事諸臣已盡言之而其所不及者如各衙門賀貶軍官出入縱橫與民爭利餘丁布徵督之令侵及族隣惡於星火事雖微細皆之以積怨傷和而其大者曩日奸賊之輩廣設私庄奪人土田名之為鎮識者知其不祥而數年以來稍稍還復外方之民不勝其苦頃因臺諫啓辭令監司查數而竟寢不行其故不難知也 命令格於權貴惠澤屯於下民安得以不困乎近聞有人設庄於砥平而以大君為言嗚呼 聖世豈有此事而大君年幼尤非所知此必內奴之流儼奸猾者中間托辭敏忍

於民以累盛治傳聞固不可盡信而萬一有之則尤為痛駭凡此皆宜有以處置之以為慰答民心之地不可斯須緩也嗚呼今日國事百度渙散莫可收拾必亡之形不待明者而知之而兩時惟 聖賢英明決非亡國之君耳伏願堅持 聖心奮發有為勿歸之於天數勿諉之於時勢使初年勵精之志無少懈弛毅然以鞏固邦本挽回世道自期勿以細娛而忘遠大之慮勿以虛文而廢真實之功於臣等所論誠實二字勉勉用力則豈不以回仁愛之天而綿國祚於無窮乎 殿下於一部中庸聽講已畢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惟 殿下揚念於

此無徒以記誦為學則君道幸甚國事幸甚

題愚翁王劄

古今之事變無窮而事變之來必有一世偉人隨事盡
言以開悟主心裨益治道若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
是已以今日之事言之朝廷狃於和議苟安目前不為
自立之本是時愚翁在玉堂前後上劄明白正大變化
開闡無不切中時弊百世之下直與陸李二公之見相
表裏且其所言多直截使當前代諱言之朝有不可容
者也而 聖明乃降溫諭以答之而無幾微厭聞之色
倘蒙次第施措國恥不難雪中興之業不難致吁亦盛
矣又倉石老人書

請姑停 親祭劄 戊辰

伏以祭盟之期只隔二日而 玉候之愆和尚未復常履
下之情莫不憂憫而 聖明獨不加念啓請愈勤而 天
聽愈邈臣等姑亦無論其他請以聖人之事實之聖人之
所慎者在齊與疾夫聖人於事無所不慎而於此尤加慎
焉則天下之事所當慎者孰有過於此者而 聖明忽之
可謂一舉而二失矣瘡口未合元氣未完而欲試之於登
降拜跪之間晨夜霜露之氣此固至危之道而諸臣之所
憂者也齊有七事不問疾居一焉故自 上致齊之日則
九入啓文字不敢用疾病字此乃致慎之至也况於齊日
而受鍼濃汁未乾而以交於神明豈不為大未安乎臣等

忝侍帷幄職在輔道其所以致憂於 聖躬者不但在於
氣血之愆和而已則何敢心知其不安而默然不以告乎
所重有在則他餘弊端等事皆不可顧累次退日尤不足
計請加深思亟命禮官更消吉辰以待平復之期不勝幸
甚

請停毛營遣重臣劄 已巳

伏以臣竊聞李景穆之行明日當發此是廟堂之所建白
聖明之所領可固難輕議然愚臣淺見猶有所疑不容
默默請略陳之蓋前此十年間未嘗有遣重臣之時而今
忽有之又無可藉以為名適足以致彼之疑恠其不可一
也邊臣狀啓只是道聽未有必動之形不當遽為解勞之

計使彼果有不善意則又豈一价行李所能回哉不過虛
費厚幣而已其不可二也廟堂之意本欲因此探得島中
實狀而倏忽往返之頃雖古之善覘國者必不能詞察虛
實得其要領而歸徒勞無益其不可三也今為虛喝所動
作此手忙脚亂之舉彼若知之則後日之虛喝無已而吾
之力殫矣其不可四也了無大故而輕遣重臣設或他日
事有大於此者則將何以應之豈不為甚難處乎其不可
五也前日 引見蓬中廟議欲直舉往來行言以破疑阻
以伐兇謀果能如此則重臣亦可遣也只恐此非譯舌所
辦而揭帖又是 王言何可輕舉傳聞之說以開辨折之
端乎既不能為此停當則又是閑漫揭帖何至煩重臣費

持乎其不可六也臣意竊以為可便停止護令不可便停亦當徐待毛有見之來聽其所言從容商確而處之亦不至於後事而失機不當如此忙遽也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請下廟堂熟講施行無致事過而後悔不勝幸甚

請遇災修省劄

伏以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以善感之則和氣應以不善感之則戾氣應其理甚明不差毫髮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恭寅畏小心翼翼者蓋慎所以感之者也臣等竊見殿即昨以來兢畏憂勤固或違寧以理言之則和氣當應山天灾物怪殆無虛月頃日白虹之變尤極驚慘豈天道之不差者獨差於今日乎必殿下之所以感之者

猶有所未至也臣等歷考前史此變之生多在於衰叔之世而其占為百殃之本未論前代且以殿下之所嘗遇者觀之甲子丁卯皆有兵禍豈不大可畏哉善乎董仲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胡氏亦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灾咎之來必矣伏願殿下深體上天仁愛之心益盡平日兢畏之道使剛健之德日積於中清明之政日行於外則一時陰沴之氣自當雲消霧釋於大陽之下矣太戊修德而祥桑枯死於三日景公言善而焚惑徙舍於一度實有此理非可誣也伏願殿下勿以為難而絕之勿以為易而忽之亦勿以天變為偶爾而不畏焉則宗社之

慶臣民之福可勝言哉苟或不然則灾咎必來而傷敗乃
至天之所以仁愛者亦安可屢冀也臣等俱以無似忝侍
經幄不能秋毫有所補裨 聖德目見天變之慘愈往
而愈甚憂懼之極無他計策只以兢畏二字為獻此雖腐
儒常談而遇灾側修之本無有易於此者伏願 殿下深
加省念而實用力焉

請勿用兵檄魯劄 庚午

伏以事機之至予前者其變無窮故吾之所以應之者亦
隨而變不然則為刻舟而求劍矣當初檄魯報至之日羣
議皆以為此賊必舉軍投虜背叛 天朝其終又將挾虜
勢以令於我不從則大禍立至從則無以自立於天地到

此地頭何暇為成敗利鈍之慮惟有仗義興師為 天朝
討叛逆其濟則 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不濟與其屈
首受辱苟延歲月而終亦不免於亡無寧立義自靖殉道
而斃故 引對之際上下志同片言之頃大計立定蓋危
迫之極置存亡於度外故耳既而聞之則非徒渠不投虜
且以應虜搆誣繼盛上聞 朝廷彼其擅行殺肆為誣
罔之罪固不容誅而與虜連謀之狀時未著明在我亦姑
無受辱危迫之機於此而置存亡於度外為僥倖萬一之
計則恐非所謂隨時應變之舉而或幾於輕 社稷矣議
者多謂 天朝處置必出於唐之所以待藩鎮者而我乃
不曾 稟請徑行擒討則科官或有參奏之事此則臣知

其出於過慮而猶不敢謂必無是理也臣之所大懼者古
之帝王能違衆獨斷而卒成大功者以其明見可勝之形
也今在我兵力不足以一戰而取興治之首亦 聖筭之
所洞料也當初所謂大計立定者本不過輕兵潛入用奇
韋勝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經營招集已浹一旬而射格
并計兵不滿五千大小通數舡不滿六十其弱甚矣而加
以候風行舡遲速難期機事易泄彼必為備衆情危懼皆
以為憂而獨 聖心堅定毅然不動無必勝之形而 持
太銳之志臣竊惑之臣非敢首贊大計而退有後言誠以
事機變遷不可以執一應也今者賊使之來朝議欲厚過
遣還使彼不疑而兵隨其後臣意軍聲已動萬無不聞之

理遇之雖厚而適足以益其疑秘之雖密而終不能諱其
實不免於欲蓋而彰求巧而拙不如曰此機會 下教罷
兵而明言於賊使曰始聞汝等無故戕殺主將舉國咸憤
方議興師問罪今聞汝言則繼盛既以衆怒而敗汝等又
請命于 朝廷是於 天朝猶不為叛逆之臣故特為罷
兵云則名正義直言順事實可以籠彼之膽而感彼之心
其與兵進失利與無端罷兵者筭之得失相去遠矣樓緩
之言曰講亦悔不講亦悔今日之事臣亦曰伐亦悔不伐
亦悔何者大計中沮事過怕然則惜不能排衆論使奇功
不立此不伐之悔也萬一蹉跌師徒失利則惜不能從衆
議以損威靈此伐之悔也秦昭王之言曰吾悔也寧亡

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臣亦願 聖明寧不能立功而
悔無蹉跎失利而悔也動靜之間利害甚大職忝籌邊不
敢緘默惟 聖明裁擇焉

論近日 聖教未安劄

伏以近日宮闈一事舉朝遑遑上自大臣下至三司政院
皆不得安其席此事微細本不足以煩 殿下之厲聲而
前後 聖教愈往愈嚴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此雖在下
不能無失而 殿下之所以應之者則恐不當如此之太
峻也蓋當初李命俊之疏出於愛 君憂國之衷而言人
之所難言其曰臣雖不能為王素而 殿下獨不能為宋
仁宗乎云者懇惻而深切以 殿下之仁聖寧有拂然於

此者乎昨日諫長之除出於 特命臣以是益知 殿下
之心未嘗逆耳於命俊之言也獨其備局回啓之辭傷於
褻直而欠於委曲有以激 殿下之怒臣所謂在下不能
無失者蓋謂此也然原其心則亦以平日望君堯舜之心
八年之內絕無聲色嗜好之蔽而一朝忽聞此言其驚駭
憂懼之念彌覺於中起而為防微杜漸之計而不自覺其
言之過重耳寧有一毫不敬之心哉殆所謂畜君者好君
而陳善閉邪乃為真敬君也宮省事禁非外人所得知者
若其本無是事而街巷傳聞之誤則 聖明平氣而答之
曰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聖人以下安得無過惟改之為
貴 聖明惕念而答之曰當即改矣若是則 聖人宵次

都無一事光明洒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意流通都
俞吁喘氣象可見於今日矣惜乎 聖明之學於中和極
功猶有所未至情之未發既不能無所偏倚而失其中其
發也又不能無所乖戾而失其和恐無以立天下之大本
而行天下之達道也至於近日之怒則又不止於發不中
節而已辭氣之間殆有怒髮衝冠之色以此而施於下賤
尚有不可而况於三司乎而况於大臣乎張思叔匹士也
而詬詈僕夫程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忍性今以 千乘
之君酬應大臣而可用如此聲色乎甚非臣隣平日所望
於 聖明者也臣常見 殿下之盛德爾
汝之稱未嘗及於庶官與大臣言其致敬盡禮有若幼少

之於尊長其於九經敬大臣之道可謂盡矣而一朝以一
女僕之故而忽之如此臣竊傷之曾子之言曰心有所忿
懣則不得其正所謂忿懣者忿而又忿之辭也今日 殿
下之心殆忿而又忿矣宜其發之不得其正也伏願 殿
下虛心於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
之氣雲消霧卷則回思頃日之事必有不勝其悔者矣允
前日 命令之發於忿氣如查出言根直啓媒灼恭酌舉
行等事法司政院該曹之所不敢遵奉者明白 下教悉
令停止快示悔謝之意則日月之更萬日皆仰慈憐之象
變為和樂臣民國家之幸猶為第二件事而 君德之幸
無大於此矣臣聞孔子曰君子學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將順其美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臣雖無狀服膺斯
語首尾七年間有一言一事恐累於 聖德則隨即入告
或登之章劄未嘗隱嘿不言此則 聖明之所矜矜也當
初 嚴批之疊下也臣病中聞之不覺起立驚嗟憂怖欲
效匡救之力而病未之能也今則 雷霆之威漸向收霽
而辭臣之進言亦已備悉臣不當更為贅語而顧念前日
願忠之心耿耿猶在不欲遽棄精忱所激必有不擇而發
者臣實懼焉然求其本心則此乃所以為上下相親之道
惟 聖明諒察焉

請權停冬至賀禮劄 議大臣推事

伏以臣輒有妄見有所不安於心不敢以出位為嫌而泯

默不言也今十八日冬至 望闕賀禮乃是有 上逐年
常行係于候度之儀百官已依該曹公事再經演習矣但
念國事不幸今有 遷陵之舉 先王禋宮出在輿殿以
初喪言之則為方在殯宮而露次變禮比之 大內常節
尤為慘痛竊料 聖上誠孝天至其小心畏忌之衷當有
益深而不能自己者乃於此時一遵平昔常例以賀慶為
名而盛服行事則禮之不稱情莫甚於此而吉凶相襲乃
古人所禁恐不如權宜停止之為得也臣又聞本日是
啓殯吉辰而或有啓稟退定之議云如果退定而不相值
則猶未甚害萬一不然則一日之內哀樂并行寧有是理
竊恐禮官或未及省覺而臣之膠滯決以為不可行也臣

雖職非典禮忝在 經幄未班與有補 袞之責凡有所
思義當隨事悉陳而日期又迫未暇通議于禮官不免率
爾行違實深惶悚伏乞 聖慈曲賜諒察裁自 聖衷或
下詢廟堂而用其中不勝幸甚

請勿奏請追崇疏 留中不報 辛未

伏以臣屏伏窮廬與死為隣 日邊消息不能以時聞知
晚目道傳恭聞頃日嘗有遇灾求言之 教許令中外臣
僚極陳 聖躬闕失而臣方疾病沉困神思荒茫終不能
少效愚見仰塞 明旨臣於此負 聖恩多矣罪死不赦
昨日忽聞本月二十日 登對大臣詢以追崇之事大臣
皆以為不可而 聖斷赫然自用不耳即下遣使奏請之

命務中聞之不覺起坐臣之迂滯竊以為 聖躬闕失
無大於此此而不言則無復人臣匡救之義矣此正臣汲
汲獻忠以贖前罪之秋也請冒死言之而其言實出於片
片愛 君之赤心願 殿下毋以不敢言而敢怒者視之
則愚臣之幸固死有餘榮而於 聖德亦為大幸矣夫追
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知其不可矣况以 殿下之明睿
好禮寧有不知之理特為誠孝所蔽而不自知其過耳夫
誠孝豈非懿德而失其則則為過則者理而已矣是故孟
孫問孝而聖人答之曰無違無違者生事葬祭不肯於理
之謂也臣未知 殿下此舉果能不肯於理而合於禮乎
臣有以明其不然也禮經之論此不當多矣向日張維所

進典禮問答蓋已詳矣臣請取其尤攸貼而明白者為
殿下陳之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
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大院
君不得禰先王殿下不得祖先王而特以殿下有旋
乾轉坤撥亂反正之上承大統為宗廟主彼謂大
院君非私親而殿下為適孫當立云者其無據甚矣又
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據此則一國子孫臣民自今日至于萬世當祖殿下
而不當祖大院君豈不較然明甚而殿下但知生我
之為至恩而不念祖統之為至嚴雖以聖人制禮之
義截然有分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此豈平日所望於

聖明者哉今之主張此論者不曾精研義理博攷經訓徒
以常人膚淺之見謂此一舉真可以尊親顯親而不思違
禮越法之不能為孝甚者至為倫紀不明之說以脅迫之
此其無稽妄發本不足以眩亂聖聽而終不能不入其
說者徒以所蔽者厚也禮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
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人情常患於以恩掩義故春秋傳
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今殿下之於親親固為篤至
而第未知無害於尊尊否乎以臣愚見殿下之恩幾於
掩義矣竊料一國臣民之見無愚智貴賤莫不皆然而惟
聖見與一二臣同耳臣竊惑之書曰有言在于汝心必
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聖人之公於聽言而

勇於自克蓋如此今 殿下悉皆反之矣同於己者則許之以識禮寵之以愛君若將加諸膝異於己者則斥之以臣子不忍聞之語若將墜諸淵而不恤也嗚呼率是以行則將見何諛順旨者日進而狂士讜言無由而至 殿下之前矣豈不危哉而况二三大臣者 殿下之股肱也其擇之既審矣其任之既專矣有不詢詢之必用其言有不議議之必推其誠今乃却之不用而繼之曰其心所在不難知也噫 殿下之輕大臣亦已甚矣如此而欲望其同心合德以弘濟于艱難不亦難乎 殿下此舉雖謂之一人三失不為過矣竊為 殿下惜之今既大臣之言如水投石杌知具臣愚陋之言不足為寸莛於洪鍾而有懷不

言則臣為不盡忠於 殿下故寧言不見容而退伏 嚴譴不忍含默不言而負 殿下之隆恩也臣嘗見 聖教今不能記其全文而其大意若曰漢唐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為之予何為獨不然臣為 殿下情此言之駟不及舌也諸葛武侯所謂過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者不韋而近之矣孟子之言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先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是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今 殿下以上智之資躬聖賢之學而乃於奉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當然之極而以後世中主之事自畫此政所謂將第一件事讓與別人不准平日立心不當如此竊恐所以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五
致孝於 大院君者亦未得為盡道也臣之平昔惓惓於
殿下者不願在三代之下故老懷心切索言及此唯
殿下勿視為空言則幸甚幸甚臣蒙 恩適職之後時未
知見付何職而瀝血緘封急於上徹又恐使价過表則無
及於事故不得已以原任之銜冒違 殿陞死罪死罪臣
無任兢惶激切之至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五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六

疏劄

辭賞職疏

壬辰十月

慶尚道尚州居宣教即前行弘文館正字草土臣鄭經世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伏承八
月初八日 聖批以臣為禮曹佐郎者臣聞 命驚惶五
內震越環顧思惟不得所以致此之由無功而享榮則於
臣為貪冒蔑能而施賞則於國為失政臣安敢受此謬
恩而嘿然以無言乎臣請終始言之以明臣實無功能之
狀而冀 殿下之留省焉臣於四月二十日聞賊鋒已到
州城便為訛言所動奉父喪避地于山谷間隣近士族之

奔竄者適多幸焉後五日賊方入州而兇焰滔天莫敢誰
何逮其渠帥北上之後零酋餘卒屯據州城四出焚鈔殆
無虛日草間殘喘惡於自衛遂相與召集村兵分伏里街
略為自防之具而已實未有仗義討捕之計而亦非有倡
謀主事之人也厥後旋聞 王城失守 玉輦西巡傳聞
之說慘不忍言凡有血氣孰不懷棄大之痛而况臣久侍
前旒荷恩隆重致死之義萬倍平人而誠微憂 國戀
淺瞻 闕不能糾合義旅效一死於虜鋒之下五月朔
聞金誠一奉招諭之 命取路湖南駐節邊城方以收復
嶺路為任欲往控焉庶幾其移鎮上游或發遣猛士以為
保守本州之策檄文已成又憚於踰越賊路終不能轉致

焉未幾州人忠順衛金光輻自京中來司僕金嗣宗自兵
營來頌領所集村兵或效斬捕之功臣等嘉之即以相屬
二人分陣頗有驅逐射殪之事六月十日合陣于鞍嶺山
猝遇大賊四面攻圍一隊孤軍強弱相懸再合而敗遂至
潰散而避亂人在陣後者多罹鋒刃焉當時所為不過如
此而其間零碎擊獲之勞光輻輩數人當之矣臣實無秋
毫與焉其為臣不忠討賊無誠之狀據此數段足為成案
而臣之慙悔入骨至今夢悸食噎者皆以此也實不計中
間轉報之文失實至此至今無實之事上徹 君父之聽
酬勞償功之典與及於孤 恩負國之身此臣之所以聞
命驚惶五內震越終不能嘿然以無言者也嗚呼主辱

臣死之為臣子第一義不惟讀書知義理者談之委巷無識之人亦皆以為恒言而今茲國家之辱一至於此則臣之不能挺身死難與賊俱生已為罔赦之罪况敢虛當倡義之名坐享無功之賞乎服勞蔑絲毫之細而得恩有五山之重上罔君父下欺身心恕當時眾口之嘲笑甘後世清議之唾罵臣雖無狀亦不至無廉恥若此之甚也抑臣於此又有所甚不忍者焉當初鞍嶺之敗臣母死焉臣分死焉緣臣罪戾通天有此酷罰而又不能身殉母旁中欠于肩墮落懸崖子遺餘生獨存視息於天壤之間而屍在淺土尚未就木號慟窮山仰天摧心自憐無面目可以對人而今日自天之恩乃因其時之事臣若受而不

辭則是賣化者以自利也臣亦何心可忍於此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為人臣而不死於國為人子而不死於親積痛在身而洩憤無路終始所做不免為偷生苟活之歸仰慚俯忤無地自容不忠不孝當伏常刑而罪之不加恩反隨之於聖朝懲惡懲功之政不亦太顛錯乎竊念糞土愚臣了無片長可取而立身之初過蒙寵眷前後履歷并忝清班史院秉筆之任御堂儲養之選經幄論思之職皆臣所不堪之地而自惟微末冒違是懼一未嘗有所陳辭而乃於干戈搶攘之中玉輅播越之際輒敢辭避一部署而喋喋焉不能自己以其中誠有甚不得已者而臣之苦意略可見矣伏願聖明

特加憐察亟收成命使下免貪冒之罪 上無失政之疵
則草土餘息雖或朝夕就盡亦當含笑瞑目無復恨矣薰
履厭冠不入公門草土之樹不可以達 殿陛之下而念
此橫被之息不可一日承當情事切迫敢此冒陳亦惟
聖明垂諒焉

辭起復疏

甲午正月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六日得慶尚道巡察使韓孝純公移
恭審 聖旨以時事艱虞 國書填委勅令臣不得顧私
服速入 都下與贊辭命之事臣聞 命以來惶悸震越
寤寐不寧進退罔措不得不號呼於 君父之前而冀蒙
裁宥也天降大割 國有外侮 晁旒蒙塵 宗社僅

存此誠臣子遑遑汲汲捐軀赴急之日而一家私情容或
有不可計者矣第以臣乃天地間一罪人也将毋不善致
罹兇鋒而身不能死讎不能報權屠荒山未得不變日月
逾邁再期將迫人子憫痛之情到此當復何如而猶且餓
死是怕苟活為急轉泊湖南糊口他鄉不得瞻守松柏者
今已六閱月矣與賊同天頭額尚完醜面天日對人言笑
臣之無狀至此益甚每一念至五內如割久知無所容於
天壤之間如此而又復忌羞抗顏奔 命公朝則天理滅
矣人道絕矣 朝廷做此不得已之舉措喚得一箇無狀
罪重底臣子使之厠迹 都下亦可謂大不利矣家者國
之刑也忠者孝之推也親死未葬而旋赴 君命則在家

之行薄莫甚焉不厚於親能厚於君乎臣身一出而公
辱明時私增罪戾臣縱忘羞朝廷安用此乎此臣之
所以祗承嚴命血泣彷徨揆之以義而終不敢進者也
嗚呼桑榆景短風樹悲深三年之外更無報恩之日故奪
情之典前代重之必行於甚不得已之際而又必其人出
處關國家輕重然後從而起之竊念今日之事異於此例
國事潰裂莫可收拾凡有職事者雖在服之人不可安坐
私室信有如聖教所詔而又聞朝廷近日處置深得
事宜與古之所謂起復者却目頗異於事於理誠無所碍
然而以臣料之猶有可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平世尚然矧
茲板蕩之日乎泄泄沓沓玩愒時日靡有夙夜之勤苟為

朝夕之計乃是近來大患而亂極之後猶不懲創悠悠泛
泛反甚前日然則方今之事不患人之不足而惟患人之
不稱不患人之不稱而惟患人之不事事循此塗轍如無
改紀之政則雖適起衰經之人列置齷齪之下亦將無益
於撥亂圖治之事而國不得盡忠之臣家已有失孝之
子則其於聖朝更始之化所損不亦大乎况如臣不惟
罪惡深重如上所陳材識薄劣最後恒入雖粗得文字之
名於朋友間亦皆過情之虛聲而及其試之則空空然無
所有矣加以喪亂之餘散失魂魄軀殼雖存而精神已亡
數月以來百疾交侵真元耗盡與死為期心慮壹鬱未嘗
到文字上尋常書札亦不得如意寫出况於草創討論之

事其何能一辭有所贊耶籍公 聖朝寬恕臣罪使齒平
人自揣甚熟實無可用不過費却公家廩餼而已處之以
義理而甚不可者如彼度之以才力而決不堪者又如此
臣之狼狽間迫之實天地臨之誠不敢飾為虛言以誣
聖明也伏願 殿下特賜憐察諒臣難進之情寬臣違
命之誅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冀
土愚臣厚蒙 寵眷犬馬雖微亦知戀恩而罪殃餘生自
阻 明時不能粉身糜頂少圖報效瞻望 宸極心魂飛
越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伏惟 聖明垂諒焉

乞歸省墓疏

乙未九月

伏以臣質本癡鈍學未知方無匡時之策無適用之才蓋

其庸陋無能最出輩流之下而厚誤 聖知叨侍 經帷
補裨為於絲毫而 寵眷重於丘山臣非木石久已知感
夙夜兢惶以榮為憂惟思不擇夷險少圖報效以盡其才
力之所可及者而已若其虛竊 恩光苟為己榮先私後
公以謀身便則義之所不敢出而臣雖至頑亦以為恥第
念今臣情事大有切迫而每一念至方可為之脅亂若此
而隱忍泯默終不得昂首鳴號於 咫尺之下則是又自
阻於 體下之仁而貽損於 孝理之化安敢不昧死而
陳之乎臣於壬辰寇至之初避地不深且與鄉父老略集
於兵以為區區洩憤之計碎為眾賊所圍兵敗而潰老母
羅鋒刃身殉焉臣為毒鏃所貫墮落懸崖肩穿額碎既死

僅蘇而賊屯四環人方竄匿之不暇掩葬之事未由循制
有棺無槨淺土為塋及其寇退之後又迫飢餓流離糊口
情事未申日月如流遽失再暮上年秋艱及未禫之前始
得合葬於先父之墳而旋蒙 恩除繼有 召命遽爾離
違不得往省者今浹歲矣夫人死之後葬形於窮谷之中
與世隔絕入子追慕之心孰有窮已而三年之內展省以
時四序之中上墓有節則平時有喪之人尚有伸氣紓忌
之地而今臣遭值變亂葬不及時既葬之後又不得旬月
瞻守以見抔土之乾凜涼數尺之封託在無人之境孤狸
交迹草樹荒翳魄靈彷徨靡所託依而俗間名節曾不得
爵一杯流坑下之七流光荏苒寒暑換貿雨露春濡未定

怵惕之心繁霜夜降旋纏悽愴之懷中宵不寐百念來集
瞻言鄉山不能奮飛臣於此時實無以為心也昔孔子遭
顏氏之喪既合葬於防先反而雨甚門人後至孔子問焉
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
修墓蓋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而修治
也夫聖人於送終之事當無所不用其至而不免有意外
一朝之患况臣不孝於附棺之物既不能必誠必信而墓
側又無居人相為守視而報告者經年潦濕之餘安保其
不有崩圯之患而臣在千里之外邈無從而知之念及于
此悲慟愈劇復欲狂奔徑往而不可得此臣之情事切迫
異於他人者不啻萬萬而雖欲上念公議下畏國言隱忍

龜勉而終不能得也嗚呼子之事親不一其方而生而養
死而葬平居則致其樂危難則擇其患乃其大也而不能
乎此亦不足以為子矣今臣亦人子也亦嘗有三年之愛
於父母之懷矣而貧傷嗷其誠愧負未奉養致樂之事既
已闕如於平居之日倉卒臨難禍及所恃而義虧致死軀
命獨全三年視息急於自活棄矣大事慢而後期子職闕
矣人理滅矣人莫不殺我獨不卒有子如臣不如無子臣
方此時默念前後罪惡誠無顏面可立天壤况望其則迹
清朝而依日月之光乎方將塊處窮山屏伏空實甘為
人類不齒之物分作明時長廢之民乃其至情而此意大
略蓋嘗粗及於持服時辭 台命之章矣目今強寇未退

主憂方殷臨危委質告去無義而嚙 恩撫躬之感更
激于中固不敢便尋初志忍訣 凱立而惟此丘壠一念
耿耿長懸此又不遂則不惟抑情之極必發狂疾從前不
孝之罪至此益重益無以自說于人豈不誠大可悲愍而
由賜陶鑄之示有望於 洪造之下乎因竊伏念頃日
宰臣呈告省墓於數日之頃而公議嗚然至被論糾臣之
情事縱非循例之比而往返之間必須旬月經幄重地豈
容久曠伏乞 聖明特垂憐察許適職名使得安心歸省
少伸悲慟於宿草之原則幽明同感殞結圖報自今至死
之午皆願忠之日也情迫辭感不知所裁伏唯 聖明垂
諒焉

乞復讎從軍疏 丁酉正月

伏以臣行負神明罪通天地喪亂之際受殃偏酷母死於賊第死於賊師死於賊一門骨肉之死於賊者又殆十餘人當初兵鏑之禍雖靡不到而死亡之慘未有甚於臣家如使臣稍有復讎之誠赴敵之勇則久已作沙場之骨矣豈忍與賊俱生以至於今乎惟其一月之中忘親之日多一日之中刻意之時少抗顏 清朝自齒平人猶言猶笑猶竊猶食而稟蒸之天實未嘗泯每一念至五內如割投血之泣或飲於獨處之地者唯鬼神知之而前後上章亦嘗略陳其情事矣頃日伏聞 聖明條下戰守方略于備邊司其中一款乃諭起復讎軍事也臣敬取而伏讀之讀

未終而涕泗橫集既終而聲氣俱塞蓋不忍再讀焉嗚呼非父曷生非母曷育恩同昊天愛出良知慈孝兩報付生皆有相養以生相須以居疾病則憂衰暮則懼雖考終天年得正於抗席之上人子愛日之情猶為罔極之痛矧惟遭罹凶禍命折鋒鏑遺體不全游魂結鬱顧此子遺而獨生者當何以為心耶其欲出萬死之力以求洩其憤者固人情之所至况以在上之人而激勵之以義乎臣自奉此教以來戚戚焉無他意念惟思碎首捐軀少雪窮天之恥一心耿耿橫在肚裡雖其龜勉隨眾抑情供職而臨事遇言精神不專昏茫繆戾無復倫理有如將死之人魂不宅心之為者儕輩之素知臣心者固已默料而深愍之矣

臣既在此秋毫無裨於國事而所帶諸職又非閑漫之
苟公供官務私報親讎不論義理如何決定事勢難兼此
臣之日夜憂焦不知所以為計者也伏望 聖慈曲賜憐
察許遠職名使臣得以專意於枕戈之事則臣雖迂腐有
素不閑戰陣猶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即當仗劍執戈身
編行伍效死於矢石之間如此然後方為效於心矣竊念
臣尊莽踈蹤管崩賤材過蒙 聖眷久據從班銜 愚戀
闕乃其至情非有極悲痛大切迫甚不得已之事則亦何
願於離違 耿光遠赴征戰之場乎上帝監臨臣言不歸
使臣死於親讎即是死於主辱又非厚於私情而薄於公
義也臣於頃者即擬號額 天陞而特以其時 廟笑違

違誠恐倉卒之間進退無據竊聞近日以考 聖精方勵
人思自奮愚衷款款愈不自裁茲敢瀝血而陳之伏惟
聖明哀矜而諒察焉

辭名命疏

立丑十一月以授正曆堂上被 名

伏以臣稟氣虛薄幼多疾病亂離以後重傷心氣百病侵
凌健日常少忽於今年夏秋之交痲發背脊其毒甚盛毒
死僅迤委身牀席者閱五月方瘳而潰裂損傷之餘榮衛
俱耗敗證百出杜門深居永為病廢之物此則衆人之所
共知也不自意意愚無狀厚誣 聖明特蒙眷記至紆
召命臣罪如山 聖恩如海悲惶感激措躬無地雖知病
瘳殘喘不任供職而誠得一詣 闕下扣謝 恩光則退

轉丘壑亦兩甘心扶曳登程寸寸前進九歷九朝暮而始
違于原堤之境則元氣漸乏更難自力加以前患痼痼痼
痼俱作有如初發時氣候臣嘗聞醫家言六癰之後不善
調攝再發則難治此其再發之兆也心神昏憒僵卧中途
雪嶺連天奮飛無路昂首 重宸涕泗橫集伏望 聖慈
曲賜憐察亟收叙命仍還罪籍使臣小安愚分得這福過
之灾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無
任瞻天戀 闕激切屏營之至

乞省墓疏 己酉六月

伏以臣狂妄昏謬罪合萬死而 聖量如天特賜寬貸
諸薦紳之班界以專對之任臣誠感激涕泣圖報無階惟

思粉身糜頂少稱任使而不敢為惜身之計也第伏惟念
萬里行還當在隔年之後而父母丘壠遠在鄉山無他兄
弟可供節序瞻掃之事春秋霜露之感觸動遠遊之懷一
念及此實無以為心也計今發程之前尚有多少日子可
容往返如蒙 聖慈曲垂矜察賜以旬日之暇使得歸省
荒塋以慰幽明父子之情仍令治任上東茲期前赴則微
臣隕結之感固難仰陳而於 聖明孝理之化亦不為無
所裨矣豈不幸甚臣欲循例受由則 詔使在館呈告有
禁欲俟其還歸則其行遲速未有的期茲敢不避忌分之
誅仰下 體下之聽伏惟天地父母哀憐而財幸焉

辭賞秩疏 庚戌

伏以無狀愚臣猥膺專對之命曾無一事由任使其
不蒙辱命之誅已為大幸不意今者反紆寵秩之恩臣
誠驚駭悚惕措身無所跼伏私室只待公論而糾劾之舉
累日遲延聞自二十九日以後又是清明之日一切章劄
并不得入云若是則非惟臺諫未及論而臣亦晏然橫金
於陪祭之列有若固有者矣臣雖無似一端庸耶之天下不
至泯滅不得不及今日昂首瀝血以冀聖明之矜察焉
人臣之義不擇夷險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有不世之功
無非職分故魏國之患無大於河而從河之賞識者猶以
為過今臣之所以請于者比之古人不能為一塵之微而
聖旨所謂盡心周旋者不過引筆行墨草出數行文字

而已則雖賞之以敝袴臣猶不敢不受况此亞卿重秩是
何等名器而可被之蔑功之身乎况實之名不虞之譽於
敵以下得之猶甚懼况今得之於君父則其所以慚惶
窘感必欲蘄免者實出於血誠而非作出於邊幅亦聖明
之所諒也抑臣竊聞之先王之制爵者所以命德非所以
賞功故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即使臣果有可紀之勞亦
不當授之以命德之器以混其施况初無小勞可紀者乎
是則臣之被人嘲笑有不暇恤而爵賞之濫得無為聖
政之疵乎無功而賞俸莫甚焉不善而福灾必乘焉古人
所謂以榮為憂者真苦切之言也伏惟天地之仁所欲必
從日月之明無微不燭俯諒危懇亟收成命使臣得免

於僥倖之誅敗用之戮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造化之陶甄也豈不幸甚禮曰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九讓之言直遂則疑於慢宛轉則疑於偽然而君子不避義所不安則辭分所不堪則辭未嘗以慢偽自嫌而泯默冒受今臣所懇自世俗觀之則必有以中實貪戀外為謙讓見疑者天地臨之鬼神質之臣不敢一毫飾偽以誣 聖明伏乞哀憐而財幸焉

乞辭職疏

伏以無狀愚臣過蒙滄滌既竊無功之賞又叨非分之除賜以恩賤使得歸省松楸 榮光所被感涕交零殞首結草未足圖報第臣有切迫情事不得下呼籲於仁覆之

下而踰分越例之嫌有所不敢避焉臣無父母無兄弟只有一叔父相依為命而叔父年今七十三矣桑榆景迫前路不長老人情懷易生悲感上年送臣赴京時實有永訣之慮而忍淚為笑申之以靡盬之戒蓋欲令臣急王事而忘家私也及臣回還之後數月不歸豈不知 國有大禮義難告去而寄書于臣歷舉其隣舊之凋零者曰人生如此願速相見此必關山遠別之久至情之發終有所不能自抑也臣自見此書心思焦煎雖在法無例不得以歸觀請假而遑遑汲汲之情實在於此今於歸見之後情愛牽牽相挽之福未忍遽絕則暫假之間休日已盡將陷於連慢之誅且念今日事勢與常時不同前頭將有大駕幸

學東宮齒讓之禮臣以國子之官尤不可帶職在外伏乞
聖慈特垂矜察許適臣職使得安心往還獲免刑章則
公私幸甚

乞適大司成疏

伏以臣聞君臣如父子情事可以畢達故瀆擾之罪輕百
官有分職小大莫非天工故瘵曠之罪重如或事勢相妨
二罪交前將不能兩免則輕重之間當有所審此臣之所
以惴惴迫反覆思惟終不敢以瀆擾為懼而自陷於瘵
曠之誅也臣於頃日受由拜辭之後賫疏詣承政院始聞
東宮入學以本月二十八日消言 啓下臣家在嶺外二
旬之內勢難往返而既已拜辭不可如何繼蒙 聖批溫

諄若以臣為能有無於國子者非惟不許適職且令速為
往還臣承 命感激繼之以殞越深懼不克趁限還朝無
以仰答 恩旨晨夜奔馳三日而到清州則風患暑霍之
證乘時重發頭痛如割膈痞如塞熱壅上焦五心煩悶頃
刻之間將失性命數日調治僅得小定而真元漸敗精爽
烟浮立則頭旋坐則喘促食則思嘔噴則思睡其困頓億
敗之狀倏忽萬端蓋臣此病非一朝一夕之發十年羸病
萬里行役積傷之證特曰霧露炎暑而作病根深者其愈
必遲旬月之頃理難完復刻日趨朝決不敢冀臣若以一
辭不獲之故難於再聒而不及今陳聞日循延緩之際大
禮遽迫致令 幸學入學時環橋陪侍之班不備國子之

官則其為通慢之罪死不足謝豈可與常時瘵曠之律比
擬而論哉伏惟 天地之仁不妄物於病父母之慈不納
子於罪憐臣病勢深痼察臣情事憫迫亟命適去改授他
人則芥宮盛禮既無虧闕而螻蟻微命亦得安心持護待
差登程庶及 迎詔之日獲與率舞之班豈不萬萬幸甚
僊什中途瞻望重霄感涕薰心言不知裁惟冀 聖明垂
諒焉

擬上辭職疏

辛亥 全羅監司時將上以玉候
未豫不果上

伏以無狀愚臣猥叨 聖眷分憂九重視篆雄州涯分已
踰感惶常切不意今者 寵擢之命迥出常除拔之銅竹
之列畀以封疆之任專節制則古方伯也主風憲則外臺

重寄也臣是何人遽膺茲選 榮光所被滂泗交集使臣
如可以萬一勝此任則惟當走伏官次盡瘁圖報之不暇
豈敢有他慮哉第以臣自知甚明自揣甚熟飛蚊負山力
必不支老馬為駒後將奈何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
後量臣雖無似竊慕斯義請於未入之前自列其駑劣無
能之實與夫疾病不堪之狀而幸 聖明之矜察焉臣質
本愚蠢學未通方觸事情然幾於不分皂白特以早事佔
畢幸忝科第厚竊虛名歷玷清班故聞其名而不知其實
者或疑其有一長可取而亦未嘗以幹局期之至於儕輩
中相知真切者舉知其空空無用雖使好而不知其惡者
評之亦不敢謂有通用之才矣加以稟氣虛薄少多疾病

中年以後厚自保養不至夭札而少失將護則風寒暑濕
迭相侵凌軀殼雖久而真元已耗諸般敗證之中心病尤
甚稍有觸動喜怒乖宜才涉紛擾怔忡時作平居惴惴自
持如保嬰兒僅免為狂易之人而其羸悴虛乏之狀不待
精於醫者而知其危矣一朝坐之一路軍民之上責之以
剽煩剝劇了辦財賦之事臣之顛沛覆跌縱不足恤奈國
事何哉臣於十年之前曾按嶺南九百策應動失機宜不
久而心病大作狼狽而退彼時年尚少精神筋力不至昏
耗而猶且不堪况今智不加長而衰邁已甚臣雖欲苟貪
恩榮冒昧當之其可得乎夫人之不可學而能者才分
也不可強而行者疾病也如使 廟堂諸宰誠知臣實狀

如此則必不以百十之擔子付之於僬僥而惟是擔子輕
重擔不起者知之而旁觀者不能察此臣之所以憂惶憫
迫不得不自陳於 明主之前也目今財殫力竭兵怨民
愁憂虞之象八路同然而宵旰之所軫念南北為最就其
中瘡殘之甚機務之煩南又最焉雖使左酬右應美無遺
策者居之猶恐其或難而必以委之於迂腐癯羸已試不
驗之人嗚呼其危矣伏乞 聖慈諒臣苦意非出於虛讓
亦非出於便身自營之計特 許適差更授可堪之人以
壯南門之鑰則國事幸甚邊民幸甚臣身之幸有不足言
矣

辭賞加疏

壬子十月

伏以變錄微臣行已無狀一二年來罪孽如山積玷名峻行
靡所不有而 聖恩弘大終始保全極之坑窟之中置之
平地之上生死肉骨不足為喻粉身糜頂豈能圖報惟思
屏伏窮山歌詠 聖德生為祝堯之民死作結草之鬼不
自意十六年前偶爾一言乃蒙省記橫被 膚渥進階錄
功滌垢收叙 恩數稠疊受絕常典臣自聞 命以來驚
惶震越手足失措誠不知所以自處也夫所謂不虞之譽
蔑能之賞古或有之亦未有如臣今日之所蒙也臣請略
陳其時之事自列無功之狀而冀 聖明之裁察焉方丁
酉倭寇之再動也楊經理遣精銳三戰二稷山聲言以大
軍乘之遂與麻提督悉眾出城 大駕亦隨其後至銅雀

江邊軍于平沙上經理請 先王相見少定召逆肆入對
坐良久而罷自是以後道路傳說閭巷聚談皆云經理稱
賞逆肆他將官亦頗譽之夫以 聖上元良之德正位春
宮名號已定一國臣民頌戴日久彼其鹿豪將官說或胡
亂稱說豈有他虞獨慮當初請冊奏中既以有病為辭而
彼方揚揚出入於班列之間馳逐於華人所見之地若或
事聞 朝廷則恐有以增禮部之疑而藉執難之口此則
一時長慮遠識之人蓋不能無過計之憂矣厥後臣適忝
冒言地協同僚議請於接見天將時勿令隨 駕其意不
過憂其勢位之嫌偏重機之遲悞而已初豈知逆肆之有
兇謀而能炳幾逆折如 聖教所懷乎大哉 先王之批

若曰所謂有病非病不能行步之謂也然依啓夫既允其請而必諭以此言者蓋以伊時華人充滿城中我國朝報無不詞知故明言彼人之病在心而不在貌使華人見之者皆知其外具七竅而中實無有臣於此深知大聖人所見度越常情不啻天壤而臣等之啓如無聖批說破本狀則華人見之或認為修飾掩迹之計嗚呼其危矣以此而論則又不但為無功而止也臣未知聖明何所取於此而棄錄之至此耶霍氏之犯止於奢縱人不知有叛狀而徐福獨能上書言其且有變請以時防抑之惟如此然後方可謂之炳幾方可謂之逆折兇謀也臣等之啓特曰有識之所共憂前無曲突徙薪之見後蔑

終無火患之效而乃與焦頭爛額之人同受酒肉之餽無功食報莫甚於此設臣無恥豈不為同席之所笑乎人臣事君政使竭力於危疑之際猶是職分而成功則天非力所及故古人有辭賞而逃讓爵而不受者况臣自始至終了無絲毫宣力之事而寵命之隆如頃刻今若冒進而承當則攘天之功罪莫大焉縱不能逃其收受辛卯賞罰之所以為勵世之具者以其能慶善而滅惡也如臣無功亦偉具典則竊恐自今以後得之者無所慶而不得者以為怨是則緣臣無狀將至於累聖政臣之罪至此而充無所逃死矣此臣之所以夙夜兢惶以榮為懼終不敢泯默而冒受也伏乞聖慈曲垂察憐臣憫迫之

情非出於虛讓 收回成命俾安愚分庶幾 上無階施
之賞下免貪冒之誅不勝幸甚

辭副提學疏 癸亥四月

伏以臣稟質愚陋學術空疎雖嘗從事佔畢或有窺班之
見乍明旋暗終無實得益其鹵莽膚淺最出輩流之下而
蒙 先大王謬加獎賞屢之帷幄 眷遇之隆有非庸腐
微臣所敢承當者臣常感泣圖報未效涓埃 龍馭一遠
無路追攀而臣之齒髮亦已衰矣八九年來屏伏荒野日
見時事日非民生日困彞倫日斁義理日蝕淪亡之禍迫
在朝夕則中夜不寐仰屋長吁惟知一死為他日自靖自
獻之地耳及此未死之日獲觀中興之年夫豈始望之所

及哉此實 祖宗默祐天啓 聖衷迺續大命於綴旒之
餘殆非人力之所與也恭聞 正始之初未遑他務 先
朝舊臣之流落在外者悉皆甄錄次第 收召而臣之無
狀與蒙 寵擢枯槁復以死草生華古人所謂追先帝之
殊選欲報之於陛下者正說臣今日心情也顧念臣愚陋
之質老益鈍滯空疎之學久愈拋荒新知不繼舊得已亡
尋常分析章句講說文義亦恐不足以備 甄問以副
選用之意况其進於此者乎古人以君德成就責之經筵
雖在重熙累洽席治守祚之時尚謹其選不敢輕授况此
興衰撥亂百度改紀之日尤當十分慎簡必得如黃裳所
謂一時第一人然後方可以薰陶 聖德補禪新化而乃

以昏憤惺惺最出人下者攫據首席臣之被人笑罵縱不自惜獨不有損於始初清明之政而缺四方拭目之望乎古語云擔子輕重惟擔不起者自知之今臣之不任此擔必遭覆跌國人之所共明知不惟臣自知而自憂也兼且險學餘生累經震蕩驚悸失性精神恍惚頭眩腦疼腰痠脚痺之証迭出侵凌社門誓伏軀命僅存一己無望於供世雖感激 恩命自力扶曳寸寸前進今得造朝而其衰朽癯醜之狀實不合服侍 清光趨走周衛之行矣區區愚懇非出屣讓伏乞 聖慈曲垂矜察特許遞改以授可堪之人公私兩全不勝幸甚

陳情劄

伏以臣竊聞頃日選中同僚有舉臣姓名請以類數引接者而猶未得其詳也昨見朝報備書其言至有讀書養德之云而 聖明亦許以別例引接臣驚惶踴越汗背及蹀實不知所以自處也夫為士而讀書猶為農而服田為賈而通貨自是分內常事初非可避之名臣亦粗嘗用力於此矣獨其所以用力者不過尋行數墨考較同異以自談說而已非有研窮義理及躬體驗之功則其不為輪扁之所笑古靈之所譏者幸矣至於養德之稱雖亦有淺深之別而在臣分上全未有毫毛得力真聖人所謂德之棄者而乃以養德之名歸之其言之失於稱停亦已甚矣以臣所有發臣所蒙其得致身 經幄昵近清光隨行出入備

例趨踰已踰涯分而聯席之地乃不相察必欲於常例之外另垂 恩渥臣實未曉其意也又况同僚之分有兄弟之義同心協力胥匡不逮乃為盡道之事至於交相稱譽以欺父母豈兄弟之道乎此則當責於同寮者而苦心所發不得不索言於 君父之前耳雖然彼豈欺 聖明者哉是必過聽人言不知臣之無狀萬不堪此也竊念臣性本伉拙粗識庶恥實無欺世盜名之念而一生不幸常得茂實之名少學雕虫章占科第則人以為實有文才世業單薄家不能温則人以為簡於持身至於今日則又竊讀書養德之名以欺同僚上及 君父夫竊人之物猶謂之盜而况盜天之名乎內自循省無地逃罪既不能循牆而

走如古人之為則惟有自列其空空之狀以暴於 四聰之下庶為免罪之地前日入侍之時切擬面達而顧念拙訥之言不能盡意或致 聖明認為謙讓則反不如泯默之為愈囁嚅而不敢發數日以來反覆思惟人既加以以萬不近似之名而已乃昂首伸眉終無一言則是為攘其名以自有而晏然無愧恥之心臣有所不忍為也且念政院記事之例 經席之言不出朝報惟舉行條件及無義落取稟則書今此二僚之啓既蒙 酬酢又無自下舉行之事而騰之朝報雖未知其意之所在而千紙傳書萬口喧播國人之知臣實狀者必皆莫笑而口罵之矣設使臣貪戀榮光心頑無恥獨不畏國人之言乎瀝血冒陳以為

自解之計誠出於不得已也衛之邑大夫出郊以見賢者
初非大段舉措而詩人猶曰彼姝者子何以報之蓋憂其
禮意之難答也今臣一碌碌常調官耳本非賢者而出入
講讀又有常規萬一晉接之命或出於規外則曠世異
數豈臣鴛劣所敢承當而必有以知人不明竊議 聖明
者臣之罪至此而尤大矣臣之狼狽憫迫為如何哉父之
於子有彌輒聽其所不願不強施之必使之安其心而後
已君之於臣何獨不然懇乞 聖明特垂慈父之聽使臣
得安愚分得免狼狽得不為國人之所笑罵亦毋視為謙
讓獎以優答以重臣盜名欺君之罪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聖明之賜也不勝幸甚

辭藝文提學

伏奉 明旨以臣兼藝文館提學者承 命驚惶若墮淵
谷臣之本職已是不可堪之地而辭不獲 命醜然冒據
者猶有可諉焉蓋以章句之學是臣本業而進讀之際考
校同異以備顧問或可以粗效區區庶幾螢爝之微仰禔
日月之光耳至於提學之選乃是文衡養望之地自非詞
華煥發可以黼黻王猷者莫宜居之故自 祖宗朝常重
是任未嘗輕授未論近代只以臣之耳目所逮者言之前
後名公居是任者磊落可數曷嘗有如臣不才而冒處者
哉 君父之前不敢有隱臣於少時亦嘗學為詞藻效類
於駢儷吟詠之文而竟不能工特以早占高科盜有虛名

故人或意其稍有文才而不知畫餅之無用於取飽也中
年以後疾病之所侵讒謗之所攻一息如綫百念成灰社
門窮山無復供世之心則向所謂效頻於詞藻者已全然
忘之矣文雖小技亦必以氣為主以不息為功故古人之
為此事者莫不立之以刻苦之心收之以盛壯之年今臣
之頹惰廢業已如所陳而犬馬之齒又六十一矣雖欲鼓
作衰竭之氣從事筆研之間其路無由而強僬僥以斤斤
之措不憂其覆跌獨不為 朝家之失政乎臣誠憂懼不
知所出懇乞 聖明特垂矜憐亟許遞改以授可堪之人
公私幸甚抑臣於此竊有所大懼焉臣於前後有所不堪
則辭有所不安則辭者蓋已累矣無非出於赤心惶懼之

誠而一未蒙 許萬一 聖明視臣為游辭飾讓而借之
以優獎則是君臣上下為偽以相接也豈不為大改未安
而臣之罪至此而大矣情懇所迫不得不索言於 仁覆
之下唯 聖明裁處焉

出仕後辭職疏

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有所懷宜無不達况臣蒙
被 殊遇不比踈遠管此人非鬼責交至之日若不披露
心肝罄竭危懼是為自外於 仁覆之下臣有所不敢焉
臣竊聞頃日憲臣有以臣奉職無狀不稱任使之實陳達
於 榻前而臣漠然不知晚始得聞雖其所論曲折有不
得詳而略聞一二心膽已墮不寒而栗尋聞 聖慈諒察

委曲開釋至於再三則臣以首頓地涕淚交零雖欲昂首
自鳴已為無用之刺語矣竊念臣雖無似其所處則重地
也設有閑漫之人談臣罪過於街巷之間在臣道理猶不
敢醜然冒據而况法度長官主一時公論而正議於咫尺
之地臣是何人乃敢委蛇盤礴坐抗公議有若自謂無罪
者然哉必且聽聞譁然怒之者以為無所忌憚賤之音以
為頓喪庶隅區區伉拙之心實不忍以身蒙此詆也臣病
根深痼真元耗長軀設雖存精神已離真所謂扁鵲望之
而驚者何敢託辭然其三告乞免實為此懼而非專為疾
病不堪也不圖誠意未孚未蒙 恩許繼以 台命臨門
惶恐墮越不得不抗顏出肅臣之狼狽惘迫之狀至此而

益甚矣伏乞 聖明終始矜憐曲賜陶鑄特命適差以全
微臣進退之義不勝幸甚

陳情乞適劄 甲子

伏以臣於朝日詣閣門外將入侍 經席忽聞昨日筵中
迺平府院君李貴誣臣以不論仁城事至以奸人目之臣
惶駭而退五內震越終不忍甘受此名而泯默於 君父
之前也夫尊貴之欲防禁仁城出於 宗社之慮而終以
保全 王子為言其心可謂勤矣臣雖迂腐有素亦不敢
以此論為非獨臣所慮者自古起之一字必為護口所乘
而事變無窮常出於意慮之外萬一他日事有難處或不
能終始保全則今日諸臣所以委曲宛轉長慮處變之意

反歸虛地終無以自說於人而其有傷於 聖德豈不大哉至其所謂今率家屬入處 闕內以時接見施以親睦之息者聽之雖似甚美行之亦恐不妄其間事勢節目之妨礙難使者姑置不論既不能保其人之毫無可疑故為之防護而令與 至尊同宮而處綿以歲月亦豈臣子之所得安於心乎臣又聞 王子之現出賊招者不止仁城云若然則彼其聞此處置豈能自安必將以茅驚憂朝夕莫保 聖明之世安忍使骨肉起懼狼顧脅息復如廢朝之時乎今之憂國者以逆璉為微而必欲先事而圖之故未免於鑿而多事非所謂物來順應行其所無事也臣意璉适之變歷二百餘年而一有於 聖明之世已為氣數

之大變求之天理豈容再有設使有之 國家但當以處逆璉之道處之而已此乃物來順應而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也前日 聖教有曰自古安有身無自犯之事而預講處置之道乎此可以一言而斷之而大聖人廣大之量超出常情真不啻天淵矣人之志慮有長短識見有高下不能相同而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違心詭隨以苟同於人而取媚於時也臣之素心以此為恥故上年論程之時不能聽人敦迫變其初議其終之引疾固是實病而亦以 筵中詆斥之言程其峻厲故也心有不安則辭以有疾先賢亦多有此何可遽目為詐乎此事既往今不宜多辨頃日尊貴之將上劄也袖草奉來示臣臣

雖不能傾困倒廩如上所陳而亦與之大槩商評貴之答
有曰若以現出賊招為請則他三子果必疑畏當論其庭
請身犯之罪又曰八處闕中則設有上變之人指為通謀
亦無可虞吾當以身保之矣臣甚敬其氣而亦恐其言之
太易而難踐故告之曰事機之變不可一一逆料謀始之
日不可不熟慮而發其謂勸之速處者實不出於臣之口
也臣之疾病作於使還途中而重於入城供職之後乞通
之告在於貴劄未上之前而特以連有 國忌夏享齊戒
故未即入啓耳若以此為巧避此論則其寬甚矣出仕之
後僚議或欲如兩司上劄以一公論臣意以為廟堂大臣
深憂遠慮為一時權宜處變之道固無不可吾輩迂儒也

王堂又與兩司有問一箇經字顧非吾輩職守乎既以此
語同僚又以語右相申欽欽亦以為然其謂聞右相之論
而不果陳劄者亦非臣之言也獨臣之所負於 殿下者
則有之焉既有愚淺之見而不能自悉於 四聰之下以
此為罪則臣不敢辭亦嘗反覆思之臣之迂濶見事不敏
膠於守常而昧於通變正李貴所謂當東之高閣者其不
敢自是已見強聒力爭以沮撓廟筭者亦其理勢當然非
欲為惜身保祿之謀也臣雖無狀亦嘗聞七夫持已之道
矣平生自守實不欲後於恒人幸際 明時過蒙 寵眷
益思砥礪廉隅報答 殊遇而乃於今日得此題目以辱
聖明知獎之恩臣誠慚慙更無顏面自立於輩流之間

况於咫尺之地乎抑臣聞之古之大臣惟恐人之不攻吾
闕而今之重臣惟恐人之不與已同同則喜而譽之不同
則怒而罵之雖元老大臣同功鉅卿亦加折辱略不顧忌
未知此何等氣象耶以此謀國則恐非國家之福而包荒
大度之人或能容而受之狷狹知恥之士寧有長揖而去
耳安能仰其鼻息聽其賈制有如轅下之駒哉臣非喋喋
自為分踈亦非悻悻見於其面實以前日既被不忠之介
今日又得奸人之名雖欲貪戀榮光冒玷清列 殿下亦
安用頑鈍無恥者以譏名器哉伏乞 聖慈憐臣愚昧察
臣情事亟許遞斥以厭公議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乞遞疏

臣伏見地平府院君李貴劄子詆斥臣不遺餘力至謂環
迺之章緣臣得售兇計若然則臣為人理之所不容而流
放竄逐不足以議臣之罪且觀其前後語勢意指似欲照
臣以二心之律人臣既負如此之謗則理難自立於士夫
之列以為 清朝之辱况臣所據本職是何等清選而乃
敢委蛇盤礴視然不動有若無罪之人哉雖蒙 聖慈憐
察不欲論以有司之法而亦當鐫削職名屏退田里使得
杜門省愆免為明時枉死之鬼乃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
臣於昨日即欲控疏自列而連日瀆擾分義未安有所不
敢反覆思之不能終默不免昂首悲鳴臣無任望 恩知
罪憫迫屏營之至

乞行遺劄

伏以臣本以衰朽之質重遭震薄驚悸憂惶病日益深謹具辭草懇乞適改而未獲 恩命其翌日乃聞延平府院君李貴又上劄萬餘言暴臣罪惡至有人臣所不忍聞者云在臣分義不敢晏然於 輦轂之下退伏荒郊屏息俟命今已九箇日矣而 嚴譴不行公議不發臣於此時愈增悚惕措身無所既不敢循例再告有若無罪之人又不能昂首悲號以干有明之誅跋前疐後實不知所以自處也雖然疾痛則呼父窮困則號天乃其至情所發今臣抱此瀕迫之懷何敢嘿無一言自絕於 仁覆之下乎正使 聖度包荒朝論舍垢或慮目怒之言未免溢惡不欲

加之以有司之法亦當除名通籍絕迹清班使無為士夫之羞不日全然置之而不問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今夫爾汝之稱不至甚恥而且欲克其無受之實義之用也况人加我以不測之名我乃自謂無此而揚眉吐氣傲睨言者以為無如我何則其人之無恥而不義不亦甚乎臣雖無狀亦不至此竊料 聖明必不忍使臣為此事為國人所笑罵也伏乞 聖慈憐臣情事危迫察臣蹤迹狼狽特降指揮早賜決遣使孤 息員罪抱病瘋憂之臣得免於彷徨歧路窮蹙無歸則雖嶺海之遠猶 殿陛之近也 嚙惶之極言不盡意惟 聖明諒察焉

再劄

伏以臣積戾孤 恩負謗如山一劉鳴哀正犯干冒之誅
而 聖批溫諄委曲開諭拯之不測之滿置之平地之上
臣以首頓地涕淚交迸誠不自知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
惟思粉身糜頂以答 殊遇而不敢復有他念第臣今日
自靖之義只有奉身而退乃為正當道理不可移易而恐
聖明或未深察於其故臣請昧死言之士君子之所以
異於鄙夫者無他以有廉恥一節耳若於此放過則是亦
嗜利冒進之流即與患失者奚別哉是以古之君子遭時
遇主卷懷而去者間亦有之彼豈薄於君臣之義而忍於
永訣哉必其心誠有所不得已也臣之無狀何敢勸引古
人然於士夫出處之道難進易退之義則亦嘗講之熟矣

而今之所被惡名乃是天地不容之罪雖蒙 聖慈過於
矜憐不知其惡而 慈中所論兩劄所陳傳之萬口播之
四方縱使臣果無負犯又安能尸至而人喻之乎於是而
覩面 清班盤礴舊席有若初無釁累之人則真所謂不
知人間有羞恥事矣臣雖頑甚實不忍以身蒙此恥也臣
聞李貴之草劄未上也有甲者止之曰此劄若出此人必
去如何貴曰此奴是貪官漢雖批頰令去亦不去矣嗚呼
其待士夫可謂薄矣昔呂蒙正之罷相文宗謂左右曰蒙
正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聞之嘆曰陛下輕宰輔如此此
蓋無一人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遂翩然
有拂袖之志終為急流勇退之人太定之言未至於詬辱

而錢若水不親於其身猶且激昂如此况臣躬遭不測之
謗而重之以詬辱此而晏然則嚙齧之食亦可安而受之
豈有身為士夫而曾乞人之不如哉臣又聞有乙者止之
復如甲者之說則答曰渠雖乾死都下必不能南歸歸則
當不免交通謫客推戴仁城之言矣嗚呼此乃十餘年來
爾瞻續男輩謀陷異己之故智而一朝忽發於元勳大臣
之口臣聞之毛骨竦然不寒而栗以此疑人則人何所措
手足乎必將驚懼憂疑不能自保復如光海之時矣豈獨
一微臣之不韋哉雖然使貴果有禍臣之心則必不公然
對人發此說是不過恐喝臣使不得去耳夫既詆斥之使
不能自安於朝著又欲恐動之使不得自放於鄉曲其窘

感人亦已甚矣臣與李貴少相善許以意氣徃在 先朝
臣為鄭仁弘所誣貴上章辨之其相厚相急自來如此而
今以一言不合之故乃忍擠之於井而復下石焉實未知
其意之所在也夫仁城之死生何預於廷臣而實狀未著
之前咸欲其無死者是乃赤心愛 殿下耳豈有一毫私
愛於彼哉雖以李貴之憂國如狂亦必以保全為言者其
心亦若此耳何不以已度人謂人如己而乃以樹功疑人
耶若如此言則是素盞陰貳於淮南厲王而寒朗為楚王
英之腹心也豈不偵哉天日下燭本不足辨而冤氣滿腹
不得不吐出一口然亦不敢索言者誠欲仰體 聖意也
臣之情事亦甚苦矣臣聞古人之言曰富貴易得名節難

保又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今臣犬馬之齒已六十有二矣環顧平生無一善狀而然於廉恥一節不敢苟且今若抗顏再入為人所笑則舉平生而盡棄之矣豈不悲哉伏惟 聖慈眷愛有素如蒙特賜矜察亟許適免使得脫身終囂杜門立園省愆改過修身俟死免為人所賤惡之物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區區志願此外無他注 聖明垂諒焉

三劄

伏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夷險惟命之從雖赴湯蹈火有不敢避而况 賜以溫諭滌其瑕垢申之召命促令入侍在臣分義惟當急起趨赴不敢竢駕而

反覆思之畢竟難進二字參前倚衡有難於抗顏者此是羞惡之心由中發現非有一毫矯飾亦非有一毫悻悻之念也竊念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至情所在與之聚之無奪其志無強其所不願乃是慈父之事而臣之所望於殿下者惟在於此且臣稟賦虛薄心氣本弱自經震薄以來真元耗損疾病日深僵仆呻吟實無筋力可以就列傳曰為不善於顯明之地者人得以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地者鬼得以責之正臣之謂也伏乞 聖明曲垂諒察許適職名使免狼狽窘迫進退無據之患不勝幸甚

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心有所疚義在必退瀝血呼籲至再三不敢避

瀆擾之誅誠出於窮蹙憫迫之情而非徒謹斥不行反有
寵擢之命臣實不料 聖明之不察下情一至於此也
譬如疾病之人宛轉號呼痛不自忍而旁人亦察旁人猶
可父母而越視之臣安得而不寃乎至其彈墨未乾而
思慮遽宣則不惟臣內自循省未免有上九轡帶之矧於
聖上待重臣之道亦未妥當而國言必有為之不平者
豈不為尤大未安乎且念三司之長地望雖均至於振肅
朝綱糾劾官邪使百僚有所畏而不敢干則憲府之任最
重而難稱必得自及常直為人兩憚者而居之方可以恢
張清議不落風采今臣正所謂有救不給者尚何以非諸
人乎不過包羞就列緘口度日而已世間安有如此憲長

又安有用如此憲長而國不受其害者乎伏願 殿下深
加省念收回誤授之 恩改畀可堪之人使臣得以退就
散地自安愚公公其甚私懇幸甚

辭大司憲劄

伏以君子之立身事主以不自失為貴故有所未安則不
敢苟焉聖人之撫世御下以通其志為務故其所不欲則
不強使之此所以情意交孚上下相親而究其終之所成
就則君得其仁臣得其義各止其所當止豈不美哉是故
不擇乎義而但以承順為恭者臣子之罪也不察其願而
徒以爵祿苟榮者君上之失也臣伉拙無能謬蒙任使洵
埃未報慶儀如山上草 恩遇下虧名行求之時義只合

退藏屏伏呼籲不止一再始祈 嚴譴中求罷斥終乞適
免蓋其所望愈輕而情勢愈感 聖批愈懇而狼狽愈甚
至於新受職名又是風憲重地不惟求退得陞在臣決無
可受之義抑亦當罰施恩在 聖上亦未免為失政之疵
也區區望幸之心猶謂三乞必允所請以保庇孤蹤使得
遂巡引退不至顛沛而今又失所圖矣驚惶窘迫置身無
所實不料 聖明之不察下情一至於此也抑嘗聞朱子
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所
處之得失闕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慎也臣嘗以是觀
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退者則雖重被物議不許辭
避為其臣者亦貪戀寵眷晏然不去一夫先之十夫效之

見聞所慣漸成習俗終於廉恥掃地利慾滔天而國無
所賴然則一夫進退其關於風俗者果何如也日今朝著
清明縉紳相讓蓋無一人忘恥而冒進而 殿下乃欲使
臣充一夫之數以啓無恥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
乃薄乎臣身雖不足愛獨如國事何哉願 殿下加之意
焉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於此職終
不敢就伏望 聖慈曲賜憐察即許適改無使臣終始相
持陷於違忤之誅乃為情意交孚之美也書曰天矜于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臣之望恩
於 殿下言不翅如天如父母矣如此而未蒙矜諒則是
至誠亦有所不動豈有是理惟 聖明洞燭而陶鑄之千

萬幸甚

辭副提學狀

臣本月初七日祇受承政院書狀恭審 聖旨以臣為弘文館副提學令臣乘駟上來者臣愚陋無能猥蒙 眷遇奉職不稱自速官謗倘微 聖明憐察曲賜保庇以遂其願則臣之狼狽顛隳為世所鄙庸有杜予退伏窮山感戴洪恩熏心銘骨寤寐不忘不意茲者 召命又降大馬竊主自其常性豈不欲扶曳趨走以應不俟駕之義茅臣虛羸衰瘁不堪從宦之狀非徒國人知之亦 聖明之所嘗矜愍者也諸般疾病之中頭眩膈痞二症尤重而暑月陰濕之際發動尤多頃日適 命之下急於退歸冒雨作

行不避沾濕蓋恐旋有 除命則不敢輒歸故也舟行六日衝犯霧雨陸走四日觸冒暑毒間關踰嶺得返故居而勞頓感傷之餘宿疾乘時重發熱蒸 面痰滯中焦有時昏悶迷塞不辨四到良久而定元氣虛耗僅存一縷四體萎蕩不能運動要之蒲柳早衰本非陳力之時暑雨長程尤無得達之路僵仆私室不任起發瞻望 雲霄但有慙洒所有新授職名及無帶藝文館提學元子師傅并許適改使得安心調理以尋生路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六

